初，鄭武公娶于申，曰武姜。生莊公及共叔段。莊公寤生，驚姜氏，故名曰“寤生”，遂惡之。愛共叔段，欲立之。亟請於武公，公弗許。及莊公即位，爲之請制。公曰：“制，巖邑也，虢叔死焉，佗邑唯命。”請京，使居之，謂之京城大叔。

祭仲曰：“都城過百雉，國之害也。先王之制，大都不過參國之一，中五之一，小九之一。今京不度，非制也。君將不堪。”公曰：“姜氏欲之，焉辟害？”對曰：“姜氏何厭之有？不如早爲之所，無使滋蔓，蔓難圖也；蔓草猶不可除，況君之寵弟乎？”公曰：“多行不義，必自斃。子姑待之。”

既而大叔命西鄙北鄙貳於己。公子吕曰：“國不堪貳，君將若之何？欲與大叔，臣請事之；若弗與，則請除之。無生民心。”公曰：“無庸，將自及。”

大叔又收貳以爲己邑，至于廩延。子封曰：“可矣。厚將得衆。”公曰：“不義不暱，厚將崩。”

大叔完聚，繕甲兵，具卒乘，將襲鄭。夫人將啟之。公聞其期，曰：“可矣！”命子封帥車二百乘以伐京。京叛大叔段，段入于鄢。公伐諸鄢。五月辛丑，大叔出奔共。

遂寘姜氏于城潁，而誓之曰：“不及黄泉，無相見也。”——既而悔之。

潁考叔爲潁谷封人，聞之，有獻於公。公賜之食。食舍肉。公問之，對曰：“小人有母，皆嘗小人之食矣，未嘗君之羹。請以遺之。”公曰：“爾有母遺，繄我獨無！”潁考叔曰：“敢問何謂也？”公語之故，且告之悔。對曰：“君何患焉？若闕地及泉，隧而相見，其誰曰不然？”公從之。公入而賦：“大隧之中，其樂也融融。”姜出而賦：“大隧之外，其樂也洩洩。”遂爲母子如初。

君子曰：潁考叔，純孝也。愛其母，施及莊公。詩曰：“孝子不匱，永錫爾類。”其是之謂乎？

四年，春，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。蔡潰，遂伐楚。楚子使與師言曰：“君處北海，寡人處南海，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。不虞君之涉吾地也，何故？”管仲對曰：“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大公曰：‘五侯九伯，女實征之，以夾輔周室。’賜我先君履：東至于海，西至于河，南至于穆陵，北至于無棣。爾貢包茅不入，王祭不共，無以縮酒，寡人是徵；昭王南征而不復，寡人是問。”對曰：“貢之不入，寡君之罪也，敢不共給？昭王之不復，君其問諸水濱！”

師進，次于陘。

夏，楚子使屈完如師。師退，次于召陵。

齊侯陳諸侯之師，與屈完乘而觀之。齊侯曰：“豈不穀是爲？先君之好是繼！與不穀同好，如何？”對曰：“君惠徼福於敝邑之社稷，辱收寡君，寡君之願也。”齊侯曰：“以此衆戰，誰能禦之！以此攻城，何城不克！”對曰：“君若以德綏諸侯，誰敢不服？君若以力，楚國方城以爲城，漢水以爲池，雖衆，無所用之！”

屈完及諸侯盟。

晉侯復假道於虞以伐虢。宫之奇諫曰：“虢，虞之表也。虢亡，虞必從之。晉不可啟，寇不可翫。一之謂甚，其可再乎？諺所謂‘輔車相依，脣亡齒寒’者，其虞虢之謂也。”

公曰：“晉，吾宗也，豈害我哉？”對曰：“大伯虞仲，大王之昭也。大伯不從，是以不嗣。虢仲虢叔，王季之穆也；爲文王卿士，勳在王室，藏於盟府。將虢是滅，何愛於虞？且虞能親於桓莊乎，其愛之也？桓莊之族何罪，而以爲戮？不唯偪乎？親以寵偪，猶尚害之，況以國乎？”

公曰：“吾享祀豐絜，神必據我。”對曰：“臣聞之：鬼神非人實親，惟德是依。故周書曰：‘皇天無親，惟德是輔。’又曰：‘黍稷非馨，明德惟馨。’又曰：‘民不易物，惟德繄物。’如是，則非德民不和，神不享矣。神所馮依，將在德矣。若晉取虞，而明德以薦馨香，神其吐之乎？”

弗聽，許晉使。宫之奇以其族行。曰：“虞不臘矣。在此行也，晉不更舉矣。”

冬，十二月丙子朔，晉滅虢，虢公醜奔京師。師還，館於虞。遂襲虞，滅之。

晉侯秦伯圍鄭，以其無禮於晉，且貳於楚也。晉軍函陵，秦軍氾南。佚之狐言於鄭伯曰：“國危矣！若使燭之武見秦君，師必退。”公從之。辭曰：“臣之壯也，猶不如人；今老矣，無能爲也已。”公曰：“吾不能早用子，今急而求子，是寡人之過也。然鄭亡，子亦有不利焉！”許之。

夜縋而出。見秦伯曰：“秦晉圍鄭，鄭既知亡矣。若亡鄭而有益於君，敢以煩執事？越國以鄙遠，君知其難也；焉用亡鄭以陪鄰？鄰之厚，君之薄也。若舍鄭以爲東道主，行李之往來，共其乏困，君亦無所害。且君嘗爲晉君賜矣，許君焦、瑕，朝濟而夕設版焉，君之所知也。夫晉何厭之有？既東封鄭，又欲肆其西封；若不闕秦，將焉取之？闕秦以利晉，唯君圖之。”

秦伯説，與鄭人盟。使杞子、逢孫、楊孫戍之，乃還。

子犯請擊之。公曰：“不可。微夫人之力不及此。因人之力而敝之，不仁；失其所與，不知；以亂易整，不武。吾其還也。”亦去之。

冬，晉文公卒。庚辰，將殯于曲沃。出绛，柩有聲如牛。卜偃使大夫拜，曰：“君命大事，將有西師過軼我。擊之，必大捷焉。”

杞子自鄭使告于秦曰：“鄭人使我掌其北門之管，若潛師以來，國可得也。”穆公訪諸蹇叔。蹇叔曰：“勞師以襲遠，非所聞也。師勞力竭，遠主備之，無乃不可乎？師之所爲，鄭必知之。勤而無所，必有悖心。且行千里，其誰不知？”公辭焉。召孟明、西乞、白乙，使出師於東門之外。蹇叔哭之，曰：“孟子，吾見師之出而不見其入也！”公使謂之曰：“爾何知！中壽，爾墓之木拱矣！”

蹇叔之子與師。哭而送之曰：“晉人禦師必於殽。殽有二陵焉：其南陵，夏后皋之墓也；其北陵，文王之所辟風雨也。必死是間，余收爾骨焉。”

秦師遂東。

晉靈公不君。厚斂以彫牆。從臺上彈人，而觀其辟丸也。宰夫胹熊蹯不孰，殺之，寘諸畚，使婦人載以過朝。趙盾、士季見其手，問其故而患之。將諫，士季曰：“諫而不入，則莫之繼也。會請先，不入，則子繼之。”三進及溜，而後視之，曰：“吾知所過矣，將改之。”稽首而對曰：“人誰無過？過而能改，善莫大焉。詩曰：‘靡不有初，鮮克有終。’夫如是，則能補過者鮮矣。君能有終，則社稷之固也，豈唯羣臣賴之。又曰：‘袞職有闕，惟仲山甫補之。’能補過也。君能補過，袞不廢矣。”

猶不改。宣子驟諫。公患之，使鉏麑賊之。晨往，寢門闢矣。盛服將朝，尚早，坐而假寐。麑退，歎而言曰：“不忘恭敬，民之主也。賊民之主，不忠；棄君之命，不信。有一於此，不如死也。”觸槐而死。

秋九月，晉侯飲趙盾酒，伏甲將攻之。其右提彌明知之，趨登曰：“臣侍君宴，過三爵，非禮也。”遂扶以下。公嗾夫獒焉。明搏而殺之。盾曰：“棄人用犬，雖猛何爲！”鬬且出。提彌明死之。

初，宣子田於首山，舍于翳桑。見靈輒餓，問其病，曰：“不食三日矣。”食之，舍其半。問之，曰：“宦三年矣，未知母之存否。今近矣，請以遺之。”使盡之，而爲之簞食與肉，寘諸橐以與之。既而與爲公介，倒戟以禦公徒，而免之。問何故，對曰：“翳桑之餓人也。”問其名居，不告而退。——遂自亡也。

乙丑，趙穿攻靈公於桃園。宣子未出山而復。大史書曰：“趙盾弑其君。”以示於朝。宣子曰：“不然。”對曰：“子爲正卿，亡不越竟，反不討賊，非子而誰？”宣子曰：“烏呼！‘我之懷矣，自詒伊慼。’其我之謂矣。”

孔子曰：“董狐，古之良史也，書法不隱。趙盾，古之良大夫也，爲法受惡。惜也，越竟乃免。”

癸酉，師陳于鞌。邴夏御齊侯，逢丑父爲右。晉解張御郤克，鄭丘緩爲右。齊侯曰：“余姑翦滅此而朝食！”不介馬而馳之。郤克傷於矢，流血及屨，未絶鼓音。曰：“余病矣！”張侯曰：“自始合，而矢貫余手及肘；余折以御，左輪朱殷。豈敢言病？吾子忍之。”緩曰：“自始合，苟有險，余必下推車。子豈識之？——然子病矣！”張侯曰：“師之耳目，在吾旗鼓，進退從之。此車一人殿之，可以集事。若之何其以病敗君之大事也？擐甲執兵，固即死也；病未及死，吾子勉之！”左并轡，右援枹而鼓，馬逸不能止，師從之。齊師敗績。逐之，三周華不注。

韓厥夢子輿謂己曰：“旦辟左右。”故中御而從齊侯。邴夏曰：“射其御者，君子也。”公曰：“謂之君子而射之，非禮也。”射其左，越于車下；射其右，斃于車中。綦毋張喪車，從韓厥曰：“請寓乘。”從左右，皆肘之，使立於後。韓厥俛定其右。

逢丑父與公易位。將及華泉，驂絓於木而止。丑父寝於轏中，蛇出於其下，以肱擊之，傷而匿之，故不能推車而及。韓厥執縶馬前，再拜稽首，奉觴加璧以進，曰：“寡君使羣臣爲魯衞請，曰無令輿師陷入君地。下臣不幸，屬當戎行，無所逃隱，且懼奔辟而忝兩君。臣辱戎士，敢告不敏，攝官承乏。”丑父使公下，如華泉取飲。鄭周父御佐車，宛茷爲右，載齊侯以免。韓厥獻丑父，郤獻子將戮之。呼曰：“自今無有代其君任患者，有一於此，將爲戮乎？”郤子曰：“人不難以死免其君，我戮之不祥。赦之，以勸事君者。”乃免之。

晉人歸楚公子穀臣與連尹襄老之屍于楚，以求知罃。於是荀首佐中軍矣，故楚人許之。

王送知罃曰：“子其怨我乎？”對曰：“二國治戎，臣不才，不勝其任，以爲俘馘。執事不以釁鼓，使歸即戮，君之惠也。臣實不才，又誰敢怨？”王曰：“然則德我乎？”對曰：“二國圖其社稷，而求紓其民，各懲其忿以相宥也，兩釋纍囚以成其好。二國有好，臣不與及，其誰敢德？”王曰：“子歸，何以報我？”對曰：“臣不任受怨，君亦不任受德，無怨無德，不知所報。”王曰：“雖然，必告不穀。”對曰：“以君之靈，纍臣得歸骨於晉，寡君之以爲戮，死且不朽。若從君之惠而免之，以賜君之外臣首，首其請於寡君而以戮於宗，亦死且不朽。若不獲命，而使嗣宗職，次及於事，而帥偏師以脩封疆，雖遇執事，其弗敢違；其竭力致死，無有二心，以盡臣禮，所以報也。”王曰：“晉未可與爭。”重爲之禮而歸之。

祁奚請老。晉侯問嗣焉，稱解狐——其讎也。將立之而卒。又問焉。對曰：“午也可。”於是羊舌職死矣。晉侯曰：“孰可以代之？”對曰：“赤也可。”於是使祁午爲中軍尉，羊舌赤佐之。

君子謂祁奚於是能舉善矣。稱其讎，不爲諂；立其子，不爲比；舉其偏，不爲黨。商書曰：“無偏無黨，王道蕩蕩”，其祁奚之謂矣。解狐得舉，祁午得位，伯華得官：建一官而三物成，能舉善也。夫唯善，故能舉其類。詩云：“惟其有之，是以似之。”祁奚有焉。

鄭人游于鄉校，以論執政。然明謂子産曰：“毁鄉校，何如？”子産曰：“何爲？夫人朝夕退而游焉，以議執政之善否。其所善者，吾則行之；其所惡者，吾則改之。是吾師也，若之何毁之？我聞忠善以損怨，不聞作威以防怨。豈不遽止？然猶防川：大決所犯，傷人必多，吾不克救也；不如小決使道，不如吾聞而藥之也。”然明曰：“蔑也今而後知吾子之信可事也，小人實不才。若果行此，其鄭國實賴之，豈唯二三臣？”仲尼聞是語也，曰：“以是觀之，人謂子産不仁，吾不信也。”

齊人有馮諼者，貧乏不能自存，使人屬孟嘗君，願寄食門下。孟嘗君曰：“客何好？”曰：“客無好也。”曰：“客何能？”曰：“客無能也。”孟嘗君笑而受之，曰：“諾。”

左右以君賤之也，食以草具。居有頃，倚柱彈其劍，歌曰：“長鋏歸來乎，食無魚！”左右以告。孟嘗君曰：“食之，比門下之客。”居有頃，復彈其鋏，歌曰：“長鋏歸來乎，出無車！”左右皆笑之，以告。孟嘗君曰：“爲之駕，比門下之車客。”於是乘其車，揭其劍，過其友曰：“孟嘗君客我！”後有頃，復彈其劍鋏，歌曰：“長鋏歸來乎，無以爲家！”左右皆惡之，以爲貪而不知足。孟嘗君問：“馮公有親乎？”對曰：“有老母。”孟嘗君使人給其食用，無使乏。於是馮諼不復歌。

後孟嘗君出記，問門下諸客：“誰習計會，能爲文收責於薛者乎？”馮諼署曰：“能。”孟嘗君怪之，曰：“此誰也？”左右曰：“乃歌夫‘長鋏歸來’者也。”孟嘗君笑曰：“客果有能也！吾負之，未嘗見也。”請而見之，謝曰：“文倦於事，憒於憂，而性懧愚，沉於國家之事，開罪於先生。先生不羞，乃有意欲爲收責於薛乎？”馮諼曰：“願之。”於是約車治裝，載券契而行。辭曰：“責畢收，以何市而反？”孟嘗君曰：“視吾家所寡有者。”

驅而之薛，使吏召諸民當償者，悉來合券。券徧合，起，矯命以責賜諸民，因燒其券，民稱萬歲。

長驅到齊，晨而求見。孟嘗君怪其疾也，衣冠而見之，曰：“責畢收乎？來何疾也？”曰：“收畢矣。”“以何市而反？”馮諼曰：“君云‘視吾家所寡有者’，臣竊計君宫中積珍寶，狗馬實外廄，美人充下陳，君家所寡有者以義耳。竊以爲君市義。”孟嘗君曰：“市義奈何？”曰：“今君有區區之薛，不拊愛子其民，因而賈利之。臣竊矯君命，以責賜諸民，因燒其券，民稱萬歲，乃臣所以爲君市義也。”孟嘗君不説，曰：“諾。先生休矣！”

後朞年，齊王謂孟嘗君曰：“寡人不敢以先王之臣爲臣。”孟嘗君就國於薛。未至百里，民扶老攜幼，迎君道中。孟嘗君顧謂馮諼：“先生所爲文市義者，乃今日見之！”

馮諼曰：“狡兔有三窟，僅得免其死耳；今君有一窟，未得高枕而臥也。請爲君復鑿二窟！”孟嘗君予車五十乘，金五百斤，西遊於梁，謂惠王曰：“齊放其大臣孟嘗君於諸侯，諸侯先迎之者，富而兵强。”於是梁王虚上位，以故相爲上將軍，遣使者黄金千斤，車百乘，往聘孟嘗君。馮諼先驅，誡孟嘗君曰：“千金，重幣也；百乘，顯使也。齊其聞之矣。”梁使三反，孟嘗君固辭不往也。

齊王聞之，君臣恐懼。遣太傅賫黄金千斤，文車二駟，服劍一。封書謝孟嘗君曰：“寡人不祥，被於宗廟之祟，沉於諂諛之臣，開罪於君。寡人不足爲也；願君顧先王之宗廟，姑反國統萬人乎！”馮諼誡孟嘗君曰：“願請先王之祭器，立宗廟於薛！”廟成，還報孟嘗君曰：“三窟已就，君姑高枕爲樂矣。”

孟嘗君爲相數十年，無纖介之禍者，馮諼之計也。

齊王使使者問趙威后，書未發，威后問使者曰：“歲亦無恙耶？民亦無恙耶？王亦無恙耶？”使者不説，曰：“臣奉使使威后，今不問王而先問歲與民，豈先賤而後尊貴者乎？”威后曰：“不然。苟無歲，何以有民？苟無民，何以有君？故有問，舍本而問末者耶？”

乃進而問之曰：“齊有處士曰鍾離子，無恙耶？是其爲人也，有糧者亦食，無糧者亦食；有衣者亦衣，無衣者亦衣。是助王養其民也，何以至今不業也？葉陽子無恙乎？是其爲人，哀鰥寡，卹孤獨，振困窮，補不足。是助王息其民者也，何以至今不業也？北宫之女嬰兒子無恙耶？徹其環瑱，至老不嫁，以養父母，是皆率民而出於孝情者也，胡爲至今不朝也？此二士弗業，一女不朝，何以王齊國、子萬民乎？於陵子仲尚存乎？是其爲人也，上不臣於王，下不治其家，中不索交諸侯。此率民而出於無用者，何爲至今不殺乎？”

荆宣王問羣臣曰：“吾聞北方之畏昭奚恤也，果誠何如？”羣臣莫對。江乙對曰：“虎求百獸而食之，得狐。狐曰：‘子無敢食我也！天帝使我長百獸，今子食我，是逆天帝命也。子以我爲不信，吾爲子先行，子隨我後，觀百獸之見我而敢不走乎？’虎以爲然，故遂與之行，獸見之皆走。虎不知獸畏己而走也，以爲畏狐也。今王之地方五千里，帶甲百萬，而專屬之昭奚恤。故北方之畏奚恤也，其實畏王之甲兵也——猶百獸之畏虎也。”

莊辛謂楚襄王曰：“君王左州侯，右夏侯，輦從鄢陵君與壽陵君，專淫逸侈靡，不顧國政，郢都必危矣！”襄王曰：“先生老悖乎？將以爲楚國祅祥乎？”莊辛曰：“臣誠見其必然者也，非敢以爲國祅祥也。君王卒幸四子者不衰，楚國必亡矣！臣請辟於趙，淹留以觀之。”

莊辛去之趙，留五月，秦果舉鄢、郢、巫、上蔡、陳之地。襄王流揜於城陽。於是使人發騶徵莊辛於趙。莊辛曰：“諾。”

莊辛至。襄王曰：“寡人不能用先生之言，今事至於此，爲之奈何？”莊辛對曰：“臣聞鄙語曰：‘見兔而顧犬，未爲晚也；亡羊而補牢，未爲遲也。’臣聞昔湯武以百里昌，桀紂以天下亡。今楚國雖小，絶長續短，猶以數千里，豈特百里哉？”

“王獨不見夫蜻蛉乎？六足四翼，飛翔乎天地之間，俛啄蚊虻而食之，仰承甘露而飲之。自以爲無患，與人無爭也；不知夫五尺童子，方將調飴膠絲，加己乎四仞之上，而下爲螻蟻食也。”

“夫蜻蛉其小者也，黄雀因是以。俯噣白粒，仰棲茂樹，鼓翅奮翼。自以爲無患，與人無爭也；不知夫公子王孫，左挾彈，右攝丸，將加己乎十仞之上，以其類爲招。晝游乎茂樹，夕調乎酸醎。倏忽之間，墜於公子之手。”

“夫黄雀其小者也，黄鵠因是以。游於江海，淹乎大沼，俯噣鱔鯉，仰囓䔖衡。奮其六翮，而凌清風，飄摇乎高翔，自以爲無患，與人無爭也；不知夫射者，方將脩其碆盧，治其矰繳，將加己乎百仞之上，被㔋磻，引微繳，折清風而抎矣。故晝游乎江河，夕調乎鼎鼐。”

“夫黄鵠其小者也，蔡靈侯之事因是以。南游乎高陂，北陵乎巫山，飲茹溪之流，食湘波之魚，左抱幼妾，右擁嬖女，與之馳騁乎高蔡之中，而不以國家爲事；不知夫子發方受命乎靈王，繫己以朱絲而見之也。”

“蔡靈侯之事其小者也，君王之事因是以。左州侯，右夏侯，輦從鄢陵君與壽陵君，飯封禄之粟，而載方府之金，與之馳騁乎雲夢之中，而不以天下國家爲事；不知夫穰侯方受命乎秦王，填黽塞之内，而投己乎黽塞之外。”

襄王聞之，顔色變作，身體戰慄。於是乃以執珪而授之爲陽陵君，與淮北之地也。

秦圍趙之邯鄲。魏安釐王使將軍晉鄙救趙。畏秦，止於蕩陰，不進。

魏王使客將軍辛垣衍間入邯鄲，因平原君謂趙王曰：“秦所以急圍趙者，前與齊湣王爭强爲帝，已而復歸帝，以齊故；今齊湣王已益弱，方今唯秦雄天下，此非必貪邯鄲，其意欲求爲帝。趙誠發使尊秦昭王爲帝，秦必喜，罷兵去。”平原君猶豫未有所決。

此時魯仲連適游趙，會秦圍趙，聞魏將欲令趙尊秦爲帝，乃見平原君曰：“事將奈何矣？”平原君曰：“勝也何敢言事？百萬之衆折於外，今又内圍邯鄲而不去。魏王使客將軍辛垣衍令趙帝秦，今其人在是。勝也何敢言事？”魯連曰：“始吾以君爲天下之賢公子也，吾乃今然後知君非天下之賢公子也。梁客辛垣衍安在？吾請爲君責而歸之！”平原君曰：“勝請爲紹介而見之於先生。”

平原君遂見辛垣衍曰：“東國有魯連先生，其人在此，勝請爲紹介而見之於將軍。”辛垣衍曰：“吾聞魯連先生，齊國之高士也。衍，人臣也，使事有職，吾不願見魯連先生也。”平原君曰：“勝已泄之矣。”辛垣衍許諾。

魯連見辛垣衍而無言。辛垣衍曰：“吾視居此圍城之中者，皆有求於平原君者也；今吾視先生之玉貌，非有求於平原君者，曷爲久居此圍城之中而不去也？”魯連曰：“世以鮑焦無從容而死者，皆非也。今衆人不知，則爲一身。彼秦者，棄禮義而上首功之國也，權使其士，虜使其民；彼則肆然而爲帝，過而遂正於天下，則連有赴東海而死矣，吾不忍爲之民也！所爲見將軍者，欲以助趙也。”辛垣衍曰：“先生助之奈何？”魯連曰：“吾將使梁及燕助之，齊楚則固助之矣。”辛垣衍曰：“燕，則吾請以從矣；若乃梁，則吾乃梁人也，先生惡能使梁助之耶？”魯連曰：“梁未睹秦稱帝之害故也；使梁睹秦稱帝之害，則必助趙矣。”辛垣衍曰：“秦稱帝之害將奈何？”魯仲連曰：“昔齊威王嘗爲仁義矣，率天下諸侯而朝周。周貧且微，諸侯莫朝，而齊獨朝之。居歲餘，周烈王崩，諸侯皆弔，齊後往。周怒，赴於齊曰：‘天崩地坼，天子下席，東藩之臣田嬰齊後至，則斮之！’威王勃然怒曰：‘叱嗟！而母，婢也！’卒爲天下笑。故生則朝周，死則叱之，誠不忍其求也。彼天子固然，其無足怪。”

辛垣衍曰：“先生獨未見夫僕乎？十人而從一人者，寧力不勝，智不若耶？畏之也。”魯仲連曰：“然梁之比於秦，若僕耶？”辛垣衍曰：“然。”魯仲連曰：“然則吾將使秦王烹醢梁王！”辛垣衍怏然不悦，曰：“嘻！亦太甚矣，先生之言也！先生又惡能使秦王烹醢梁王？”魯仲連曰：“固也！待吾言之：昔者鬼侯、鄂侯、文王，紂之三公也。鬼侯有子而好，故入之於紂。紂以爲惡，醢鬼侯。鄂侯爭之急，辨之疾，故脯鄂侯。文王聞之，喟然而歎，故拘之於牖里之庫百日，而欲令之死。曷爲與人俱稱帝王，卒就脯醢之地也？”

“齊閔王將之魯，夷維子執策而從，謂魯人曰：‘子將何以待吾君？’魯人曰：‘吾將以十太牢待子之君。’夷維子曰：‘子安取禮而來待吾君？彼吾君者，天子也。天子巡狩，諸侯辟舍，納筦鍵，攝衽抱几，視膳於堂下；天子已食，退而聽朝也。’魯人投其籥，不果納，不得入於魯。將之薛，假涂於鄒。當是時，鄒君死，閔王欲入弔。夷維子謂鄒之孤曰：‘天子弔，主人必將倍殯柩，設北面於南方，然後天子南面弔也。’鄒之羣臣曰：‘必若此，吾將伏劍而死。’故不敢入於鄒。鄒魯之臣，生則不得事養，死則不得飯含，然且欲行天子之禮於鄒魯之臣，不果納。今秦萬乘之國，梁亦萬乘之國，俱據萬乘之國，交有稱王之名。睹其一戰而勝，欲從而帝之，是使三晉之大臣，不如鄒魯之僕妾也。”

“且秦無已而帝，則且變易諸侯之大臣。彼將奪其所謂不肖而予其所謂賢，奪其所憎而與其所愛；彼又將使其子女讒妾爲諸侯妃姬，處梁之宫，梁王安得晏然而已乎？而將軍又何以得故寵乎？”

於是辛垣衍起，再拜謝曰：“始以先生爲庸人，吾乃今日而知先生爲天下之士也！吾請去，不敢復言帝秦！”

秦將聞之，爲卻軍五十里。適會魏公子無忌奪晉鄙軍以救趙擊秦，秦軍引而去。

於是平原君欲封魯仲連，魯仲連辭讓者三，終不肯受。平原君乃置酒，酒酣，起，前，以千金爲魯連壽。魯連笑曰：“所貴於天下之士者，爲人排患、釋難、解紛亂而無所取也；即有所取者，是商賈之人也。仲連不忍爲也。”遂辭平原君而去，終身不復見。

趙太后新用事，秦急攻之。趙氏求救於齊。齊曰：“必以長安君爲質，兵乃出。”太后不肯，大臣强諫。太后明謂左右：“有復言令長安君爲質者，老婦必唾其面。”

左師觸讋願見太后，太后盛氣而揖之。入而徐趨，至而自謝曰：“老臣病足，曾不能疾走，不得見久矣，竊自恕，而恐太后玉體之有所郄也，故願望見太后。”太后曰：“老婦恃輦而行。”曰：“日食飲得無衰乎？”曰：“恃粥耳。”曰：“老臣今者殊不欲食，乃自强步，日三四里，少益耆食，和於身。”太后曰：“老婦不能。”太后之色少解。

左師公曰：“老臣賤息舒祺，最少，不肖；而臣衰，竊愛憐之，願令得補黑衣之數，以衞王宫。没死以聞。”太后曰：“敬諾！年幾何矣？”對曰：“十五歲矣。雖少，願及未填溝壑而託之。”太后曰：“丈夫亦愛憐其少子乎？”對曰：“甚於婦人。”太后笑曰：“婦人異甚！”對曰：“老臣竊以爲媪之愛燕后，賢於長安君。”曰：“君過矣！不若長安君之甚！”左師公曰：“父母之愛子，則爲之計深遠。媪之送燕后也，持其踵爲之泣，念悲其遠也，亦哀之矣。已行，非弗思也，祭祀必祝之，祝曰：‘必勿使反！’豈非計久長，有子孫相繼爲王也哉？”太后曰：“然。”

左師公曰：“今三世以前，至於趙之爲趙，趙主之子孫侯者，其繼有在者乎？”曰：“無有。”曰：“微獨趙，諸侯有在者乎？”曰：“老婦不聞也。”“此其近者禍及身，遠者及其子孫。豈人主之子孫則必不善哉？位尊而無功，奉厚而無勞，而挾重器多也。今媪尊長安君之位，而封之以膏腴之地，多予之重器，而不及今令有功於國；一旦山陵崩，長安君何以自託於趙？老臣以媪爲長安君計短也。故以爲其愛不若燕后。”太后曰：“諾，恣君之所使之。”於是爲長安君約車百乘，質於齊，齊兵乃出。

子義聞之，曰：“人主之子也，骨肉之親也，猶不能恃無功之尊，無勞之奉，而守金玉之重也；而況人臣乎！”

子曰：“學而時習之，不亦説乎？有朋自遠方來，不亦樂乎？人不知而不愠，不亦君子乎？”

曾子曰：“吾日三省吾身：爲人謀而不忠乎？與朋友交而不信乎？傳不習乎？”

子曰：“君子食無求飽，居無求安，敏於事而慎於言，就有道而正焉，可謂好學也已。”

子曰：“温故而知新，可以爲師矣。”

子曰：“學而不思則罔，思而不學則殆。”

子曰：“由，誨女知之乎？知之爲知之，不知爲不知，是知也。”

子曰：“人而無信，不知其可也。大車無輗，小車無軏，其何以行之哉！”

子曰：“朝聞道，夕死可矣。”

子曰：“參乎！吾道一以貫之。”曾子曰：“唯！”子出，門人問曰：“何謂也？”曾子曰：“夫子之道，忠恕而已矣。”

子曰：“君子喻於義，小人喻於利。”

子曰：“見賢思齊焉，見不賢而内自省也。”

宰予晝寢。子曰：“朽木不可雕也，糞土之牆，不可杇也。於予與何誅！”子曰：“始吾於人也，聽其言而信其行；今吾於人也，聽其言而觀其行。於予與改是。”

子貢問曰：“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？”子曰：“敏而好學，不恥下問，是以謂之文也。”

季文子三思而後行。子聞之曰：“再，斯可矣。”

顔淵季路侍。子曰：“盍各言爾志？”子路曰：“願車馬衣輕裘，與朋友共，敝之而無憾。”顔淵曰：“願無伐善，無施勞。”子路曰：“願聞子之志。”子曰：“老者安之，朋友信之，少者懷之。”

哀公問：“弟子孰爲好學？”孔子對曰：“有顔回者好學，不遷怒，不貳過。不幸短命死矣。今也則亡！未聞好學者也。”

子曰：“賢哉回也！一簞食，一瓢飲，在陋巷，人不堪其憂，回也不改其樂。賢哉回也！”

冉求曰：“非不説子之道，力不足也。”子曰：“力不足者，中道而廢，今女畫。”

子曰：“默而識之，學而不厭，誨人不倦，何有於我哉？”

子曰：“德之不脩，學之不講，聞義不能徙，不善不能改，是吾憂也。”

子曰：“飯疏食，飲水，曲肱而枕之，樂亦在其中矣。不義而富且貴，於我如浮雲。”

葉公問孔子於子路，子路不對。子曰：“女奚不曰：‘其爲人也，發憤忘食，樂以忘憂，不知老之將至云爾。’”

子曰：“三人行，必有我師焉。擇其善者而從之，其不善者而改之。”

子曰：“若聖與仁，則吾豈敢？抑爲之不厭，誨人不倦，則可謂云爾已矣。”公西華曰：“正唯弟子不能學也！”

曾子曰：“士不可以不弘毅，任重而道遠：仁以爲己任，不亦重乎？死而後已，不亦遠乎？”

子在川上曰：“逝者如斯夫，不舍晝夜！”

子曰：“三軍可奪帥也，匹夫不可奪志也。”

子曰：“歲寒，然後知松柏之後彫也。”

廄焚，子退朝，曰：“傷人乎？”不問馬。

子貢問：“師與商也孰賢？”子曰：“師也過，商也不及。”曰：“然則師愈與？”子曰：“過猶不及。”

季氏富於周公，而求也爲之聚斂而附益之。子曰：“非吾徒也！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！”

子路問：“聞斯行諸？”子曰：“有父兄在，如之何其聞斯行之！”冉有問：“聞斯行諸？”子曰：“聞斯行之。”公西華曰：“由也問‘聞斯行諸’，子曰‘有父兄在’；求也問‘聞斯行諸’，子曰‘聞斯行之’。赤也惑，敢問。”子曰：“求也退，故進之；由也兼人，故退之。”

子路、曾皙、冉有、公西華侍坐。子曰：“以吾一日長乎爾，毋吾以也。居則曰：‘不吾知也。’如或知爾，則何以哉？”

子路率爾而對曰：“千乘之國，攝乎大國之間，加之以師旅，因之以饑饉。由也爲之，比及三年，可使有勇，且知方也。”

夫子哂之。

“求，爾何如？”

對曰：“方六七十，如五六十，求也爲之，比及三年，可使足民。如其禮樂，以俟君子。”

“赤，爾何如？”

對曰：“非曰能之，願學焉。宗廟之事，如會同，端章甫，願爲小相焉。”

“點，爾何如？”

鼓瑟希，鏗爾，舍瑟而作，對曰：“異乎三子者之撰。”

子曰：“何傷乎？亦各言其志也！”

曰：“莫春者，春服既成，冠者五六人，童子六七人，浴乎沂，風乎舞雩，詠而歸。”

夫子喟然歎曰：“吾與點也。”

三子者出，曾皙後。曾皙曰：“夫三子者之言何如？”

子曰：“亦各言其志也已矣！”

曰：“夫子何哂由也？”

曰：“爲國以禮，其言不讓，是故哂之。唯求則非邦也與？安見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？唯赤則非邦也與？宗廟會同，非諸侯而何？赤也爲之小，孰能爲之大？”

司馬牛問君子，子曰：“君子不憂不懼。”曰：“不憂不懼，斯謂之君子已乎？”子曰：“内省不疚，夫何憂何懼？”

司馬牛憂曰：“人皆有兄弟，我獨亡。”子夏曰：“商聞之矣：‘死生有命，富貴在天。’君子敬而無失，與人恭而有禮，四海之内皆兄弟也——君子何患乎無兄弟也？”

子貢問政。子曰：“足食，足兵，民信之矣。”子貢曰：“必不得已而去，於斯三者何先？”曰：“去兵。”子貢曰：“必不得已而去，於斯二者何先？”曰：“去食——自古皆有死，民無信不立。”

棘子成曰：“君子質而已矣，何以文爲？”子貢曰：“惜乎！夫子之説君子也，駟不及舌！文猶質也，質猶文也，虎豹之鞟，猶犬羊之鞟。”

哀公問於有若曰：“年饑，用不足，如之何？”有若對曰：“盍徹乎？”曰：“二，吾猶不足，如之何其徹也？”對曰：“百姓足，君孰與不足？百姓不足，君孰與足？”

子曰：“聽訟，吾猶人也。必也，使無訟乎！”

季康子患盜，問於孔子。孔子對曰：“苟子之不欲，雖賞之不竊。”

子路曰：“衞君待子而爲政，子將奚先？”子曰：“必也，正名乎？”子路曰：“有是哉，子之迂也！奚其正？”子曰：“野哉由也！君子於其所不知，蓋闕如也。名不正，則言不順。言不順，則事不成。事不成，則禮樂不興。禮樂不興，則刑罰不中。刑罰不中，則民無所措手足。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，言之必可行也。君子於其言，無所苟而已矣。”

子曰：“其身正，不令而行；其身不正，雖令不從。”

子適衞，冉有僕。子曰：“庶矣哉！”冉有曰：“既庶矣，又何加焉？”曰：“富之。”曰：“既富矣，又何加焉？”曰：“教之。”

子夏爲莒父宰，問政。子曰：“無欲速，無見小利。欲速則不達，見小利則大事不成。”

子貢問曰：“鄉人皆好之，何如？”子曰：“未可也。”“鄉人皆惡之，何如？”子曰：“未可也。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，其不善者惡之。”

子曰：“爲命，裨諶草創之，世叔討論之，行人子羽修飾之，東里子産潤色之。”

子路曰：“桓公殺公子糾，召忽死之，管仲不死。”曰：“未仁乎？”子曰：“桓公九合諸侯，不以兵車，管仲之力也。如其仁，如其仁！”

子貢曰：“管仲非仁者與？桓公殺公子糾，不能死，又相之！”子曰：“管仲相桓公，霸諸侯，一匡天下，民到于今受其賜。微管仲，吾其被髮左衽矣！豈若匹夫匹婦之爲諒也，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！”

子曰：“其言之不怍，則爲之也難。”

子曰：“君子道者三，我無能焉：仁者不憂，知者不惑，勇者不懼。”子貢曰：“夫子自道也。”

子曰：“不患人之不己知，患其不能也。”

子路宿於石門，晨門曰：“奚自？”子路曰：“自孔氏。”曰：“是知其不可而爲之者與？”

子曰：“志士仁人，無求生以害仁，有殺身以成仁。”

子曰：“人無遠慮，必有近憂。”

子曰：“君子不以言舉人，不以人廢言。”

子貢問曰：“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？”子曰：“其恕乎。己所不欲，勿施於人。”

子曰：“過而不改，是謂過矣。”

子曰：“吾嘗終日不食，終夜不寢，以思，無益；不如學也。”

子曰：“當仁，不讓於師。”

季氏將伐顓臾。冉有季路見於孔子，曰：“季氏將有事於顓臾。”

孔子曰：“求，無乃爾是過與？夫顓臾，昔者先王以爲東蒙主，且在邦域之中矣，是社稷之臣也，何以伐爲？”

冉有曰：“夫子欲之；吾二臣者，皆不欲也。”

孔子曰：“求，周任有言曰：‘陳力就列，不能者止。’危而不持，顛而不扶，則將焉用彼相矣？且爾言過矣，虎兕出於柙，龜玉毁於櫝中，是誰之過與？”

冉有曰：“今夫顓臾，固而近於費，今不取，後世必爲子孫憂。”

孔子曰：“求！君子疾夫舍曰欲之而必爲之辭。丘也聞有國有家者，不患寡而患不均，不患貧而患不安。蓋均無貧，和無寡，安無傾。夫如是，故遠人不服，則脩文德以來之。既來之，則安之。今由與求也，相夫子，遠人不服而不能來也，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也，而謀動干戈於邦内，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，而在蕭牆之内也。”

陽貨欲見孔子，孔子不見。歸孔子豚。孔子時其亡也而往拜之。遇諸塗。

謂孔子曰：“來！予與爾言。曰：懷其寶而迷其邦，可謂仁乎？曰：不可。——好從事而亟失時，可謂知乎？曰：不可。——日月逝矣，歲不我與。”孔子曰：“諾！吾將仕矣。”

子曰：“鄉原，德之賊也。”

齊人歸女樂，季桓子受之，三日不朝。孔子行。

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：“鳯兮！鳯兮！何德之衰？往者不可諫，來者猶可追。已而！已而！今之從政者殆而！”

孔子下，欲與之言。趨而辟之，不得與之言。

長沮桀溺耦而耕。孔子過之，使子路問津焉。

長沮曰：“夫執輿者爲誰？”子路曰：“爲孔丘。”曰：“是魯孔丘與？”曰：“是也。”曰：“是知津矣！”

問於桀溺。桀溺曰：“子爲誰？”曰：“爲仲由。”曰：“是魯孔丘之徒與？”對曰：“然。”曰：“滔滔者，天下皆是也，而誰以易之？且而與其從辟人之士也，豈若從辟世之士哉？”耰而不輟。

子路行以告。夫子憮然，曰：“鳥獸不可與同羣。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？天下有道，丘不與易也。”

子路從而後，遇丈人，以杖荷蓧。

子路問曰：“子見夫子乎？”

丈人曰：“四體不勤，五穀不分，孰爲夫子？”植其杖而芸。

子路拱而立。

止子路宿，殺雞爲黍而食之，見其二子焉。

明日，子路行。以告。子曰：“隱者也。”使子路反見之。至則行矣。

子路曰：“不仕無義。長幼之節，不可廢也；君臣之義，如之何其廢之？欲潔其身而亂大倫！君子之仕也，行其義也。道之不行，已知之矣。”

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。子張曰：“子夏云何？”對曰：“子夏曰：‘可者與之，其不可者拒之。’”子張曰：“異乎吾所聞。君子尊賢而容衆，嘉善而矜不能。我之大賢與，於人何所不容？我之不賢與，人將拒我，如之何其拒人也？”

子貢曰：“君子之過也，如日月之食焉。過也，人皆見之；更也，人皆仰之。”

衞公孫朝問於子貢，曰：“仲尼焉學？”子貢曰：“文武之道，未墜於地，在人。賢者識其大者，不賢者識其小者。莫不有文武之道焉。夫子焉不學，而亦何常師之有？”

有子問於曾子曰：“問喪於夫子乎？”曰：“聞之矣。‘喪欲速貧，死欲速朽。’”有子曰：“是非君子之言也。”曾子曰：“參也聞諸夫子也。”有子又曰：“是非君子之言也。”曾子曰：“參也與子游聞之。”有子曰：“然。然則夫子有爲言之也。”

曾子以斯言告於子游。子游曰：“甚哉，有子之言似夫子也！昔者，夫子居於宋，見桓司馬自爲石椁，三年而不成。夫子曰：‘若是其靡也，死不如速朽之愈也。’死之欲速朽，爲桓司馬言之也。南宫敬叔反，必載寶而朝。夫子曰：‘若是其貨也，喪不如速貧之愈也。’喪之欲速貧，爲敬叔言之也。”

曾子以子游之言告於有子。有子曰：“然。吾固曰非夫子之言也。”曾子曰：“何以知之？”有子曰：“夫子制於中都，四寸之棺，五寸之椁，以斯知不欲速朽也。昔者，夫子失魯司寇，將之荆，蓋先之以子夏，又申之以冉有，以斯知不欲速貧也。”

戰于郎。公叔禺人遇負杖入保者息，曰：“使之雖病也，任之雖重也，君子不能爲謀也，士弗能死也，不可，我則既言矣！”與其鄰重汪踦往，皆死焉。魯人欲勿殤重汪踦，問於仲尼。仲尼曰：“能執干戈，以衞社稷，雖欲勿殤也，不亦可乎？”

孔子過泰山側，有婦人哭於墓者而哀。夫子式而聽之。使子路問之曰：“子之哭也，壹似重有憂者？”而曰：“然。昔者，吾舅死於虎，吾夫又死焉，今吾子又死焉。”夫子曰：“何爲不去也？”曰：“無苛政。”夫子曰：“小子識之，苛政猛於虎也。”

昔者仲尼與於蜡賓，事畢，出遊於觀之上，喟然而歎。仲尼之歎，蓋歎魯也。言偃在側曰：“君子何歎？”孔子曰：“大道之行也，與三代之英，丘未之逮也，而有志焉。”

“大道之行也，天下爲公。選賢與能，講信脩睦。故人不獨親其親，不獨子其子，使老有所終，壯有所用，幼有所長，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，男有分，女有歸。貨惡其棄於地也，不必藏於己；力惡其不出於身也，不必爲己。是故謀閉而不興，盜竊亂賊而不作，故外户而不閉，是謂大同。”

“今大道既隱，天下爲家。各親其親，各子其子，貨力爲己；大人世及以爲禮，城郭溝池以爲固，禮義以爲紀，以正君臣，以篤父子，以睦兄弟，以和夫婦，以設制度，以立田里，以賢勇知，以功爲己。故謀用是作，而兵由此起。禹湯文武成王周公，由此其選也。此六君子者，未有不謹於禮者也。以著其義，以考其信，著有過，刑仁講讓，示民有常。如有不由此者，在埶者去，衆以爲殃，是謂小康。”

雖有嘉肴，弗食，不知其旨也。雖有至道，弗學，不知其善也。是故學然後知不足，教然後知困。知不足然後能自反也，知困然後能自强也。故曰教學相長也。兑命曰：“學學半。”其此之謂乎？

博學之，審問之，慎思之，明辨之，篤行之。有弗學，學之弗能，弗措也。有弗問，問之弗知，弗措也。有弗思，思之弗得，弗措也。有弗辨，辨之弗明，弗措也。有弗行，行之弗篤，弗措也。人一能之，己百之；人十能之，己千之。果能此道矣，雖愚必明，雖柔必强。

所謂誠其意者，毋自欺也，如惡惡臭，如好好色。此之謂自謙，故君子必慎其獨也。

小人閒居爲不善，無所不至，見君子而後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。人之視己，如見其肺肝然，則何益矣？此謂誠於中，形於外。故君子必慎其獨也。

曾子曰：“十目所視，十手所指，其嚴乎！”

富潤屋，德潤身，心廣體胖。故君子必誠其意。

梁惠王曰：“寡人之於國也，盡心焉耳矣：河内凶，則移其民於河東，移其粟於河内；河東凶亦然。察鄰國之政，無如寡人之用心者。鄰國之民不加少，寡人之民不加多，何也？”

孟子對曰：“王好戰，請以戰喻。填然鼓之，兵刃既接，棄甲曳兵而走，或百步而後止，或五十步而後止。以五十步笑百步，則何如？”

曰：“不可，直不百步耳，是亦走也。”

曰：“王如知此，則無望民之多於鄰國也。不違農時，穀不可勝食也。數罟不入洿池，魚鼈不可勝食也。斧斤以時入山林，材木不可勝用也。穀與魚鼈不可勝食，材木不可勝用，是使民養生喪死無憾也。養生喪死無憾，王道之始也。”

“五畝之宅，樹之以桑，五十者可以衣帛矣。雞豚狗彘之畜，無失其時，七十者可以食肉矣。百畝之田，勿奪其時，數口之家可以無飢矣。謹庠序之教，申之以孝悌之義，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。七十者衣帛食肉，黎民不飢不寒，然而不王者，未之有也。”

“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，塗有餓莩而不知發，人死，則曰：‘非我也，歲也。’是何異於刺人而殺之，曰：‘非我也，兵也？’王無罪歲，斯天下之民至焉。”

齊宣王問曰：“齊桓晉文之事，可得聞乎？”孟子對曰：“仲尼之徒，無道桓文之事者，是以後世無傳焉，臣未之聞也。無以，則王乎？”

曰：“德何如，則可以王矣？”曰：“保民而王，莫之能禦也。”曰：“若寡人者，可以保民乎哉？”曰：“可。”曰：“何由知吾可也？”曰：“臣聞之胡齕曰：‘王坐於堂上，有牽牛而過堂下者，王見之，曰：“牛何之？”對曰：“將以釁鐘。”王曰：“舍之！吾不忍其觳觫，若無罪而就死地。”對曰：“然則廢釁鐘與？”曰：“何可廢也，以羊易之。”’不識有諸？”曰：“有之。”曰：“是心足以王矣。百姓皆以王爲愛也，臣固知王之不忍也。”

王曰：“然。誠有百姓者。齊國雖褊小，吾何愛一牛？即不忍其觳觫，若無罪而就死地，故以羊易之也。”曰：“王無異於百姓之以王爲愛也，以小易大，彼惡知之？王若隱其無罪而就死地，則牛羊何擇焉？”王笑曰：“是誠何心哉？我非愛其財而易之以羊也，宜乎百姓之謂我愛也。”曰：“無傷也。是乃仁術也，見牛未見羊也。君子之於禽獸也，見其生，不忍見其死；聞其聲，不忍食其肉。是以君子遠庖廚也。”

王説，曰：“詩云：‘他人有心，予忖度之。’夫子之謂也。夫我乃行之，反而求之，不得吾心。夫子之言，於我心有戚戚焉。此心之所以合於王者，何也？”曰：“有復於王者曰：‘吾力足以舉百鈞，而不足以舉一羽；明足以察秋毫之末，而不見輿薪。’則王許之乎？”曰：“否！”“今恩足以及禽獸，而功不至於百姓者，獨何與？然則一羽之不舉，爲不用力焉；輿薪之不見，爲不用明焉；百姓之不見保，爲不用恩焉。故王之不王，不爲也，非不能也。”曰：“不爲者與不能者之形，何以異？”曰：“挾太山以超北海，語人曰：‘我不能。’是誠不能也。爲長者折枝，語人曰：‘我不能。’是不爲也，非不能也。故王之不王，非挾太山以超北海之類也；王之不王，是折枝之類也。老吾老，以及人之老；幼吾幼，以及人之幼：天下可運於掌。詩云：‘刑于寡妻，至于兄弟，以御于家邦。’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。故推恩足以保四海，不推恩無以保妻子。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，無他焉，善推其所爲而已矣。今恩足以及禽獸，而功不至於百姓者，獨何與？權，然後知輕重；度，然後知長短。物皆然，心爲甚，王請度之。——抑王興甲兵，危士臣，構怨於諸侯，然後快於心與？”

王曰：“否。吾何快於是？將以求吾所大欲也。”曰：“王之所大欲，可得聞與？”王笑而不言。曰：“爲肥甘不足於口與？輕煖不足於體與？抑爲采色不足視於目與？聲音不足聽於耳與？便嬖不足使令於前與？王之諸臣，皆足以供之，而王豈爲是哉？”曰：“否，吾不爲是也。”曰：“然則王之所大欲可知已：欲辟土地，朝秦楚，莅中國，而撫四夷也。以若所爲，求若所欲，猶緣木而求魚也。”

王曰：“若是其甚與？”曰：“殆有甚焉。緣木求魚，雖不得魚，無後災；以若所爲，求若所欲，盡心力而爲之，後必有災。”曰：“可得聞與？”曰：“鄒人與楚人戰，則王以爲孰勝？”曰：“楚人勝。”曰：“然則小固不可以敵大，寡固不可以敵衆，弱固不可以敵强。海内之地，方千里者九，齊集有其一；以一服八，何以異於鄒敵楚哉？蓋亦反其本矣？今王發政施仁，使天下仕者皆欲立於王之朝，耕者皆欲耕於王之野，商賈皆欲藏於王之市，行旅皆欲出於王之塗，天下之欲疾其君者，皆欲赴愬於王。其若是，孰能禦之？”

王曰：“吾惛，不能進於是矣。願夫子輔吾志，明以教我。我雖不敏，請嘗試之。”曰：“無恒産而有恒心者，惟士爲能。若民，則無恒産因無恒心。苟無恒心，放辟邪侈，無不爲已。及陷於罪，然後從而刑之，是罔民也。焉有仁人在位，罔民而可爲也！是故明君制民之産，必使仰足以事父母，俯足以畜妻子，樂歲終身飽，凶年免於死亡，然後驅而之善，故民之從之也輕。今也，制民之産，仰不足以事父母，俯不足以畜妻子，樂歲終身苦，凶年不免於死亡。此惟救死而恐不贍，奚暇治禮義哉？王欲行之，則盍反其本矣？五畝之宅，樹之以桑，五十者可以衣帛矣。雞豚狗彘之畜，無失其時，七十者可以食肉矣。百畝之田，勿奪其時，八口之家可以無飢矣。謹庠序之教，申之以孝悌之義，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。老者衣帛食肉，黎民不飢不寒，然而不王者，未之有也。”

齊宣王問曰：“文王之囿方七十里，有諸？”孟子對曰：“於傳有之。”曰：“若是其大乎？”曰：“民猶以爲小也。”曰：“寡人之囿方四十里，民猶以爲大，何也？”曰：“文王之囿方七十里，芻蕘者往焉，雉兔者往焉。與民同之，民以爲小，不亦宜乎？臣始至於境，問國之大禁，然後敢入。臣聞郊關之内，有囿方四十里，殺其麋鹿者如殺人之罪，則是方四十里，爲阱於國中，民以爲大，不亦宜乎？”

孟子見齊宣王曰：“所謂故國者，非謂有喬木之謂也，有世臣之謂也。王無親臣矣，昔者所進，今日不知其亡也。”

王曰：“吾何以識其不才而舍之？”

曰：“國君進賢，如不得已，將使卑踰尊，疏踰戚，可不慎與？左右皆曰賢，未可也；諸大夫皆曰賢，未可也；國人皆曰賢，然後察之，見賢焉，然後用之。左右皆曰不可，勿聽；諸大夫皆曰不可，勿聽；國人皆曰不可，然後察之，見不可焉，然後去之。左右皆曰可殺，勿聽；諸大夫皆曰可殺，勿聽；國人皆曰可殺，然後察之，見可殺焉，然後殺之。故曰國人殺之也。如此，然後可以爲民父母。”

公孫丑問曰：“夫子當路於齊，管仲晏子之功，可復許乎？”

孟子曰：“子誠齊人也！知管仲晏子而已矣。或問乎曾西曰：‘吾子與子路孰賢？’曾西蹵然曰：‘吾先子之所畏也。’曰：‘然則吾子與管仲孰賢？’曾西艴然不悦曰：‘爾何曾比予於管仲！管仲得君，如彼其專也！行乎國政，如彼其久也！功烈，如彼其卑也！爾何曾比予於是！’”曰：“管仲，曾西之所不爲也，而子爲我願之乎？”

曰：“管仲以其君霸，晏子以其君顯，管仲晏子猶不足爲與？”

曰：“以齊王，由反手也！”

曰：“若是，則弟子之惑滋甚。且以文王之德，百年而後崩，猶未洽於天下。武王、周公繼之，然後大行。今言王若易然，則文王不足法與？”

曰：“文王何可當也？由湯至於武丁，賢聖之君六七作，天下歸殷久矣，久則難變也。武丁朝諸侯，有天下，猶運之掌也。紂之去武丁未久也，其故家遺俗，流風善政，猶有存者，又有微子、微仲、王子比干、箕子、膠鬲，皆賢人也，相與輔相之，故久而後失之也。尺地莫非其有也，一民莫非其臣也，然而文王猶方百里起，是以難也。齊人有言曰：‘雖有智慧，不如乘勢；雖有鎡基，不如待時。’今時則易然也。夏后殷周之盛，地未有過千里者也，而齊有其地矣。雞鳴狗吠相聞，而達乎四境，而齊有其民矣。地不改辟矣，民不改聚矣，行仁政而王，莫之能禦也。且王者之不作，未有疏於此時者也；民之憔悴於虐政，未有甚於此時者也。飢者易爲食，渴者易爲飲。孔子曰：‘德之流行，速於置郵而傳命。’當今之時，萬乘之國行仁政，民之悦之，猶解倒懸也。故事半古之人，功必倍之。惟此時爲然。”

有爲神農之言者許行，自楚之滕，踵門而告文公曰：“遠方之人，聞君行仁政，願受一廛而爲氓。”文公與之處。其徒數十人，皆衣褐，捆屨織席以爲食。

陳良之徒陳相，與其弟辛，負耒耜而自宋之滕，曰：“聞君行聖人之政，是亦聖人也，願爲聖人氓。”

陳相見許行而大悦，盡棄其學而學焉。陳相見孟子，道許行之言曰：“滕君，則誠賢君也；雖然，未聞道也。賢者與民並耕而食，饔飱而治；今也，滕有倉廩府庫，則是厲民而以自養也，惡得賢！”

孟子曰：“許子必種粟而後食乎？”曰：“然。”“許子必織布然後衣乎？”曰：“否。許子衣褐。”“許子冠乎？”曰：“冠。”曰：“奚冠？”曰：“冠素。”曰：“自織之與？”曰：“否，以粟易之。”曰：“許子奚爲不自織？”曰：“害於耕。”曰：“許子以釜甑爨，以鐵耕乎？”曰：“然。”“自爲之與？”曰：“否，以粟易之。”

“以粟易械器者，不爲厲陶冶；陶冶亦以械器易粟者，豈爲厲農夫哉？且許子何不爲陶冶，舍皆取諸其宫中而用之？何爲紛紛然與百工交易？何許子之不憚煩？”

曰：“百工之事，固不可耕且爲也。”“然則治天下，獨可耕且爲與？有大人之事，有小人之事。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爲備，如必自爲而後用之，是率天下而路也。故曰：或勞心，或勞力。勞心者治人，勞力者治於人；治於人者食人，治人者食於人：天下之通義也。”

“當堯之時，天下猶未平。洪水横流，氾濫於天下。草木暢茂，禽獸繁殖，五穀不登，禽獸偪人。獸蹄鳥迹之道，交於中國。堯獨憂之，舉舜而敷治焉。舜使益掌火，益烈山澤而焚之，禽獸逃匿。禹疏九河，瀹濟漯，而注諸海；決汝漢，排淮泗，而注之江；然後中國可得而食也。當是時也，禹八年於外，三過其門而不入，雖欲耕，得乎？”

“后稷教民稼穡，樹藝五穀，五穀熟而民人育。人之有道也，飽食、煖衣、逸居而無教，則近於禽獸。聖人有憂之，使契爲司徒，教以人倫：父子有親，君臣有義，夫婦有别，長幼有敍，朋友有信。放勳曰：‘勞之來之，匡之直之，輔之翼之，使自得之，又從而振德之。’聖人之憂民如此，而暇耕乎？”

“堯以不得舜爲己憂，舜以不得禹、皋陶爲己憂。夫以百畝之不易爲己憂者，農夫也。分人以財謂之惠，教人以善謂之忠，爲天下得人者謂之仁；是故以天下與人易，爲天下得人難。孔子曰：‘大哉，堯之爲君！惟天爲大，惟堯則之，蕩蕩乎，民無能名焉！君哉，舜也！巍巍乎，有天下而不與焉！’堯舜之治天下，豈無所用其心哉？亦不用於耕耳。”

“吾聞用夏變夷者，未聞變於夷者也。陳良，楚産也，悦周公、仲尼之道，北學於中國；北方之學者，未能或之先也。彼所謂豪傑之士也。子之兄弟，事之數十年，師死而遂倍之。昔者，孔子没，三年之外，門人治任將歸，入揖於子貢，相嚮而哭，皆失聲，然後歸。子貢反，築室於場，獨居三年，然後歸。他日，子夏、子張、子游，以有若似聖人，欲以所事孔子事之，强曾子。曾子曰：‘不可。江漢以濯之，秋陽以暴之，皜皜乎不可尚已！’今也，南蠻鴃舌之人，非先王之道；子倍子之師而學之，亦異於曾子矣。吾聞出於幽谷，遷於喬木者，未聞下喬木而入於幽谷者。魯頌曰：‘戎狄是膺，荆舒是懲。’周公方且膺之，子是之學，亦爲不善變矣。”

“從許子之道，則市賈不貳，國中無僞；雖使五尺之童適市，莫之或欺。布帛長短同，則賈相若；麻縷絲絮輕重同，則賈相若；五穀多寡同，則賈相若；屨大小同，則賈相若。”

曰：“夫物之不齊，物之情也：或相倍蓰，或相什百，或相千萬。子比而同之，是亂天下也。巨屨小屨同賈，人豈爲之哉？從許子之道，相率而爲僞者也，惡能治國家！”

戴盈之曰：“什一，去關市之征，今兹未能；請輕之，以待來年然後已。何如？”

孟子曰：“今有人日攘其鄰之雞者，或告之曰：‘是非君子之道。’曰：‘請損之，月攘一雞，以待來年然後已。’如知其非義，斯速已矣，何待來年？”

匡章曰：“陳仲子，豈不誠廉士哉！居於陵，三日不食，耳無聞，目無見也。井上有李，螬食實者過半矣，匍匐往將食之，三咽，然後耳有聞，目有見。”

孟子曰：“於齊國之士，吾必以仲子爲巨擘焉。雖然，仲子惡能廉！充仲子之操，則蚓而後可者也。夫蚓，上食槁壤，下飲黄泉。仲子所居之室，伯夷之所築與？抑亦盜跖之所築與？所食之粟，伯夷之所樹與？抑亦盜跖之所樹與？是未可知也。”

曰：“是何傷哉？彼身織屨，妻辟纑，以易之也。”

曰：“仲子，齊之世家也。兄戴，蓋禄萬鍾。以兄之禄爲不義之禄而不食也，以兄之室爲不義之室而不居也。避兄離母，處於於陵。他日歸，則有饋其兄生䳘者；己頻顣曰：‘惡用是鶃鶃者爲哉！’他日，其母殺是䳘也，與之食之。兄自外至，曰：‘是鶃鶃之肉也！’出而哇之。以母則不食，以妻則食之；以兄之室則弗居，以於陵則居之；是尚爲能充其類也乎？若仲子者，蚓而後充其操者也。”

孟子曰：“無或乎王之不智也。雖有天下易生之物也，一日暴之，十日寒之，未有能生者也。吾見亦罕矣，吾退而寒之者至矣，吾如有萌焉何哉！今夫弈之爲數，小數也。不專心致志，則不得也。弈秋，通國之善弈者也。使弈秋誨二人弈：其一人專心致志，惟弈秋之爲聽；一人雖聽之，一心以爲有鴻鵠將至，思援弓繳而射之。雖與之俱學，弗若之矣。爲是其智弗若與？曰：非然也。”

孟子曰：“舜發於畎畝之中，傅説舉於版築之間，膠鬲舉於魚鹽之中，管夷吾舉於士，孫叔敖舉於海，百里奚舉於市。故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，必先苦其心志，勞其筋骨，餓其體膚，空乏其身，行拂亂其所爲，所以動心忍性，曾益其所不能。”

“人恒過，然後能改；困於心，衡於慮，而後作；徵於色，發於聲，而後喻。入則無法家拂士，出則無敵國外患者，國恒亡。然後知生於憂患，而死於安樂也！”

今有一人，入人園圃，竊其桃李，衆聞則非之，上爲政者得則罸之。此何也？以虧人自利也。至攘人犬豕雞豚者，其不義又甚入人園圃竊桃李。是何故也？以虧人愈多，其不仁兹甚，罪益厚。至入人欄廄，取人馬牛者，其不仁又甚攘人犬豕雞豚。此何故也？以其虧人愈多。苟虧人愈多，其不仁兹甚，罪益厚。至殺不辜人也，扡其衣裘，取戈劍者，其不義又甚入人欄廄，取人馬牛。此何故也？以其虧人愈多。苟虧人愈多，其不仁兹甚矣，罪益厚。當此，天下之君子皆知而非之，謂之不義。今至大爲攻國，則弗知非，從而譽之，謂之義。此可謂知義與不義之别乎？

殺一人，謂之不義，必有一死罪矣。若以此説往，殺十人，十重不義，必有十死罪矣；殺百人，百重不義，必有百死罪矣。當此，天下之君子皆知而非之，謂之不義。今至大爲不義，攻國，則弗知非，從而譽之，謂之義。情不知其不義也，故書其言以遺後世；若知其不義也，夫奚説書其不義以遺後世哉？

今有人於此，少見黑曰黑，多見黑曰白，則以此人不知白黑之辯矣；少嘗苦曰苦，多嘗苦曰甘，則必以此人爲不知甘苦之辯矣。今小爲非，則知而非之；大爲非攻國，則不知非，從而譽之，謂之義，此可謂知義與不義之辯乎？是以知天下之君子也，辯義與不義之亂也。

天下皆知美之爲美，斯惡已；皆知善之爲善，斯不善已。故有無相生，難易相成，長短相形，高下相傾，音聲相和，前後相隨。是以聖人處無爲之事，行不言之教，萬物作焉而不辭，生而不有，爲而不恃，功成而弗居。夫唯不居，是以不去。

三十輻共一轂；當其無，有車之用。埏埴以爲器；當其無，有器之用。鑿户牖以爲室；當其無，有室之用。故有之以爲利，無之以爲用。

天之道，其猶張弓與？高者抑之，下者舉之；有餘者損之，不足者補之。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，人之道則不然：損不足以奉有餘。孰能以有餘奉天下？唯有道者。是以聖人爲而不恃，功成而不處。其不欲見賢邪！

小國寡民。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，使民重死而不遠徙。雖有舟輿，無所乘之；雖有甲兵，無所陳之；使民復結繩而用之。甘其食，美其服，安其居，樂其俗。鄰國相望，雞犬之聲相聞，民至老死不相往來。

北冥有魚，其名爲鯤。鯤之大，不知其幾千里也；化而爲鳥，其名爲鵬。鵬之背，不知其幾千里也；怒而飛，其翼若垂天之雲。是鳥也，海運則將徙於南冥。南冥者，天池也。齊諧者，志怪者也。諧之言曰：“鵬之徙於南冥也，水擊三千里，摶扶摇而上者九萬里，去以六月息者也。”野馬也，塵埃也，生物之以息相吹也。天之蒼蒼，其正色邪？其遠而无所至極邪？其視下也，亦若是則已矣。且夫水之積也不厚，則其負大舟也无力。覆杯水於坳堂之上，則芥爲之舟。置杯焉則膠，水淺而舟大也。風之積也不厚，則其負大翼也无力。故九萬里則風斯在下矣，而後乃今培風；背負青天而莫之夭閼者，而後乃今將圖南。蜩與學鳩笑之曰：“我決起而飛，搶榆枋，時則不至，而控於地而已矣，奚以之九萬里而南爲？”適莽蒼者，三飡而反，腹猶果然；適百里者，宿舂糧；適千里者，三月聚糧。之二蟲又何知？小知不及大知，小年不及大年。奚以知其然也？朝菌不知晦朔，蟪蛄不知春秋：此小年也。楚之南有冥靈者，以五百歲爲春，五百歲爲秋；上古有大椿者，以八千歲爲春，八千歲爲秋。而彭祖乃今以久特聞，衆人匹之，不亦悲乎？

湯之問棘也是已：“窮髮之北，有冥海者，天池也。有魚焉，其廣數千里，未有知其修者，其名爲鯤。有鳥焉，其名爲鵬，背若太山，翼若垂天之雲；摶扶摇羊角而上者九萬里，絶雲氣，負青天，然後圖南，且適南冥也。斥鴳笑之曰：‘彼且奚適也？我騰躍而上，不過數仞而下，翱翔蓬蒿之間，此亦飛之至也。而彼且奚適也？’”——此小大之辯也。

故夫知效一官，行比一鄉，德合一君，而徵一國者，其自視也亦若此矣。而宋榮之猶然笑之。且舉世而譽之而不加勸，舉世而非之而不加沮，定乎内外之分，辯乎榮辱之境，斯已矣。彼，其於世，未有數數然也。雖然，猶有未樹也。夫列子御風而行，泠然善也，旬有五日而後反。彼於致福者，未數數然也。此雖免乎行，猶有所待者也。若夫乘天地之正，而御六氣之辯，以遊无窮者，彼且惡乎待哉？故曰：至人无己，神人无功，聖人无名。

惠子謂莊子曰：“魏王貽我大瓠之種，我樹之成，而實五石。以盛水漿，其堅不能自舉也。剖之以爲瓢，則瓠落无所容。非不呺然大也，吾爲其无用而掊之。”莊子曰：“夫子固拙於用大矣。宋人有善爲不龜手之藥者，世世以洴澼絖爲事。客聞之，請買其方百金。聚族而謀曰：‘我世世爲洴澼絖，不過數金，今一朝而鬻技百金，請與之。’客得之，以説吴王。越有難，吴王使之將，冬，與越人水戰，大敗越人。裂地而封之。能不龜手一也，或以封，或不免於洴澼絖，則所用之異也。今子有五石之瓠，何不慮以爲大樽，而浮乎江湖，而憂其瓠落无所容，則夫子猶有蓬之心也夫！”

庖丁爲文惠君解牛。手之所觸，肩之所倚，足之所履，膝之所踦，砉然嚮然。奏刀騞然，莫不中音：合於桑林之舞，乃中經首之會。

文惠君曰：“譆，善哉！技蓋至此乎？”

庖丁釋刀對曰：“臣之所好者，道也；進乎技矣。始臣之解牛之時，所見无非牛者；三年之後，未嘗見全牛也。方今之時，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視，官知止而神欲行。依乎天理，批大郤，導大窾，因其固然，技經肯綮之未嘗，而況大軱乎！良庖歲更刀，割也；族庖月更刀，折也。今臣之刀十九年矣，所解數千牛矣，而刀刃若新發於硎。彼節者有閒，而刀刃者无厚；以无厚入有閒，恢恢乎其於遊刃必有餘地矣！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發於硎。雖然，每至於族，吾見其難爲，怵然爲戒，視爲止，行爲遲。動刀甚微，謋然已解，如土委地。提刀而立，爲之四顧，爲之躊躇滿志；善刀而藏之。”

文惠君曰：“善哉！吾聞庖丁之言，得養生焉。”

將爲胠篋、探囊、發匱之盜而爲守備，則必攝緘縢，固扃鐍，此世俗之所謂知也。然而巨盜至，則負匱、揭篋、擔囊而趨，唯恐緘縢扃鐍之不固也。然則鄉之所謂知者，不乃爲大盜積者也？

夫川竭而谷虚，丘夷而淵實；聖人已死，則大盜不起，天下平而无故矣。聖人不死，大盜不止。雖重聖人而治天下，則是重利盜跖也。爲之斗斛以量之，則並與斗斛而竊之；爲之權衡以稱之，則並與權衡而竊之；爲之符璽以信之，則並與符璽而竊之；爲之仁義以矯之，則並與仁義而竊之。

何以知其然邪？彼竊鈎者誅，竊國者爲諸侯。諸侯之門，而仁義存焉。則是非竊仁義聖知邪？故逐於大盜、揭諸侯、竊仁義並斗斛權衡符璽之利者，雖有軒冕之賞弗能勸，斧鉞之威弗能禁。此重利盜跖而使不可禁者，是乃聖人之過也。故曰：“魚不可脱於淵，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。”彼聖人者，天下之利器也，非所以明天下也。

故絶聖棄知，大盜乃止；擿玉毁珠，小盜不起；焚符破璽，而民朴鄙；掊斗折衡，而民不爭；殫殘天下之聖法，而民始可與論議。擢亂六律，鑠絶竽瑟，塞瞽曠之耳，而天下始人含其聰矣；滅文章，散五采，膠離朱之目，而天下始人含其明矣；毁絶鈎繩，而棄規矩，攦工倕之指，而天下始人有其巧矣。故曰：大巧若拙。削曾史之行，鉗楊墨之口，攘棄仁義，而天下之德始玄同矣。

彼人含其明，則天下不鑠矣；人含其聰，則天下不累矣；人含其知，則天下不惑矣；人含其德，則天下不僻矣。彼曾史楊墨師曠工倕離朱，皆外立其德，而以爚亂天下者也，法之所无用也。

秋水時至，百川灌河。涇流之大，兩涘渚崖之閒，不辯牛馬。於是焉河伯欣然自喜，以天下之美爲盡在己。順流而東行，至於北海；東面而視，不見水端。於是焉河伯始旋其面目，望洋向若而歎曰：“野語有之曰：‘聞道百，以爲莫己若’者，我之謂也。且夫我嘗聞少仲尼之聞，而輕伯夷之義者，始吾弗信，今我睹子之難窮也，吾非至於子之門，則殆矣。吾長見笑於大方之家。”

莊子釣於濮水，楚王使大夫二人往先焉，曰：“願以境内累矣！”莊子持竿不顧曰：“吾聞楚有神龜，死已三千歲矣；王巾笥而藏之廟堂之上。此龜者，寧其死爲留骨而貴乎？寧其生而曳尾於塗中乎？”二大夫曰：“寧生而曳尾塗中。”莊子曰：“往矣，吾將曳尾於塗中。”

惠子相梁，莊子往見之。或謂惠子曰：“莊子來，欲代子相。”於是惠子恐，搜於國中，三日三夜。莊子往見之，曰：“南方有鳥，其名爲鵷鶵，子知之乎？夫鵷鶵，發於南海，而飛於北海；非梧桐不止，非練實不食，非醴泉不飲。於是鴟得腐鼠，鵷鶵過之，仰而視之曰：‘嚇！’今子欲以子之梁國而嚇我邪？”

莊子送葬，過惠子之墓。顧謂從者曰：“郢人堊慢其鼻端，若蠅翼。使匠石斲之。匠石運斤成風，聽而斲之，盡堊而鼻不傷。郢人立不失容。宋元君聞之，召匠石曰：‘嘗試爲寡人爲之。’匠石曰：‘臣則嘗能斲之，雖然，臣之質死久矣！’自夫子之死也，吾无以爲質矣！吾无與言之矣！”

宋人有曹商者，爲宋王使秦。其往也，得車數乘；王説之，益車百乘。反於宋，見莊子曰：“夫處窮閭阨巷，困窘織屨，槁項黄馘者，商之所短也；一悟萬乘之主而從車百乘者，商之所長也。”莊子曰：“秦王有病召醫：破癰潰痤者，得車一乘；舐痔者，得車五乘。——所治愈下，得車愈多。子豈治其痔邪？何得車之多也？子行矣！”

君子曰：學不可以已。青，取之於藍而青於藍；冰，水爲之而寒於水。木直中繩，輮以爲輪，其曲中規，雖有槁㬥，不復挺者，輮使之然也。故木受繩則直，金就礪則利，君子博學而日參省乎己，則知明而行無過矣。故不登高山，不知天之高也；不臨深谿，不知地之厚也；不聞先王之遺言，不知學問之大也。干越夷貉之子，生而同聲，長而異俗，教使之然也。

詩曰：“嗟爾君子，無恒安息，靖共爾位，好是正直。神之聽之，介爾景福。”神莫大於化道，福莫長於無禍。

吾嘗終日而思矣，不如須臾之所學也；吾嘗跂而望矣，不如登高之博見也。登高而招，臂非加長也，而見者遠；順風而呼，聲非加疾也，而聞者彰。假輿馬者，非利足也，而致千里；假舟檝者，非能水也，而絶江河。君子生非異也，善假於物也。

南方有鳥焉，名曰蒙鳩，以羽爲巢，而編之以髮，繫之葦苕。風至苕折，卵破子死。巢非不完也，所繫者然也。西方有木焉，名曰射干，莖長四寸，生於高山之上，而臨百仞之淵。木莖非能長也，所立者然也。蓬生麻中，不扶而直；白沙在涅，與之俱黑。蘭槐之根是爲芷，其漸之滫，君子不近，庶人不服。其質非不美也，所漸者然也。故君子居必擇鄉，遊必就士，所以防邪僻而近中正也。

物類之起，必有所始；榮辱之來，必象其德。肉腐出蟲，魚枯生蠹；怠慢忘身，禍災乃作。强自取柱，柔自取束；邪穢在身，怨之所構。施薪若一，火就燥也；平地若一，水就溼也。草木疇生，禽獸羣焉，物各從其類也。是故質的張而弓矢至焉，林木茂而斧斤至焉，樹成蔭而衆鳥息焉，醯酸而蜹聚焉。故言有召禍也，行有招辱也。君子慎其所立乎！

積土成山，風雨興焉；積水成淵，蛟龍生焉；積善成德，而神明自得，聖心備焉。故不積蹞步，無以至千里；不積小流，無以成江海。騏驥一躍，不能十步；駑馬十駕，功在不舍。鍥而舍之，朽木不折；鍥而不舍，金石可鏤。螾無爪牙之利，筋骨之强，上食埃土，下飲黄泉，用心一也；蟹六跪而二螯，非蛇蟺之穴無可寄託者，用心躁也。是故無冥冥之志者，無昭昭之明；無惛惛之事者，無赫赫之功。行衢道者不至，事兩君者不容。目不能兩視而明，耳不能兩聽而聰。螣蛇無足而飛，梧鼠五技而窮。詩曰：“尸鳩在桑，其子七兮。淑人君子，其儀一兮。其儀一兮，心如結兮。”故君子結於一也。

夫得言不可以不察，數傳而白爲黑，黑爲白。故狗似玃，玃似母猴，母猴似人，人之與狗則遠矣。此愚者之所以大過也。

聞而審，則爲福矣；聞而不審，不若不聞矣。齊桓公聞管子於鮑叔，楚莊聞孫叔敖於沈尹筮，審之也，故國霸諸侯也。吴王聞越王勾踐於太宰嚭，智伯聞趙襄子於張武，不審也，故國亡身死也。

凡聞言必熟論，其於人必驗之以理。魯哀公問於孔子曰：“樂正夔一足，信乎？”孔子曰：“昔者舜欲以樂傳教於天下，乃令重黎舉夔於草莽之中而進之，舜以爲樂正。夔於是正六律，和五聲，以通八風，而天下大服。重黎又欲益求人，舜曰：‘夫樂，天地之精也，得失之節也。故唯聖人爲能和樂之本也。夔能和之，以平天下，若夔者一而足矣。’故曰‘夔一足’，非‘一足’也。”宋之丁氏家無井，出而溉汲，常一人居外。及其家穿井，告人曰：“吾穿井得一人。”有聞而傳之者曰：“丁氏穿井得一人。”國人道之，聞之於宋君。宋君令人問之於丁氏，丁氏對曰：“得一人之使，非得一人於井中也。”求聞之若此，不若無聞也。子夏之晉，過衞，有讀史記者曰：“晉師三豕涉河。”子夏曰：“非也，是己亥也。夫己與三相近，豕與亥相似。”至於晉而問之，則曰，晉師己亥涉河也。

辭多類非而是，多類是而非，是非之經，不可不分，此聖人之所慎也。然則何以慎？緣物之情及人之情，以爲所聞，則得之矣。

儒以文亂法，俠以武犯禁，而人主兼禮之，此所以亂也。夫離法者罪，而諸先生以文學取；犯禁者誅，而羣俠以私劒養。故法之所非，君之所取；吏之所誅，上之所養也。法趣上下，四相反也，而無所定。雖有十黄帝，不能治也。故行仁義者非所譽，譽之則害功；工文學者非所用，用之則亂法。楚之有直躬，其父竊羊而謁之吏。令尹曰：“殺之。”以爲直於君而曲於父，報而罪之。以是觀之，夫君之直臣，父之暴子也。魯人從君戰，三戰三北，仲尼問其故，對曰：“吾有老父，身死莫之養也。”仲尼以爲孝，舉而上之。以是觀之，夫父之孝子，君之背臣也。故令尹誅而楚姦不上聞，仲尼賞而魯民易降北，上下之利，若是其異也。而人主兼舉匹夫之行，而求致社稷之福，必不幾矣。

古者蒼頡之作書也，自環者謂之“私”，背私謂之“公”。公私之相背也，乃蒼頡固以知之矣。今以爲同利者，不察之患也。然則爲匹夫計者，莫如脩行義而習文學。行義脩則見信，見信則受事；文學習則爲明師，爲明師則顯榮。此匹夫之美也。然則無功而受事，無爵而顯榮，有政如此，則國必亂，主必危矣。故不相容之事，不兩立也。斬敵者受賞，而高慈惠之行；拔城者受爵禄，而信廉愛之説；堅甲厲兵以備難，而美薦紳之飾；富國以農，距敵恃卒，而貴文學之士；廢敬上畏法之民，而養游俠私劒之屬：舉行如此，治强不可得也。國平養儒俠，難至用介士，所利非所用，所用非所利。是故服事者簡其業，而游學者日衆，是世之所以亂也。

今境内之民皆言治，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，而國愈貧；言耕者衆，執耒者寡也。境内皆言兵，藏孫吴之書者家有之，而兵愈弱；言戰者多，被甲者少也。故明主用其力，不聽其言；賞其功，必禁無用；故民盡死力以從其上。夫耕之用力也勞，而民爲之者，曰：可得以富也。戰之爲事也危，而民爲之者，曰：可得以貴也。今脩文學，習言談，則無耕之勞而有富之實，無戰之危而有貴之尊，則人孰不爲也？是以百人事智而一人用力。事智者衆，則法敗；用力者寡，則國貧。此世之所以亂也。故明主之國，無書簡之文，以法爲教；無先王之語，以吏爲師；無私劒之捍，以斬首爲勇。是境内之民，其言談者必軌於法，動作者歸之於功，爲勇者盡之於軍。是故無事則國富，有事則兵强，此之謂王資。既畜王資而承敵國之釁，超五帝侔三王者，必此法也。

今則不然。士民縱恣於内，言談者爲勢於外。外内稱惡，以待强敵，不亦殆乎？故羣臣之言外事者，非有分於從衡之黨，則有仇讎之患，而借力於國也。從者，合衆弱以攻一强也；而衡者，事一强以攻衆弱也。皆非所以持國也。今人臣之言衡者，皆曰：“不事大，則遇敵受禍矣！”事大未必有實，則舉圖而委，效璽而請兵矣。獻圖則地削，效璽則名卑。地削則國削，名卑則政亂矣。事大爲衡，未見其利也，而亡地亂政矣。人臣之言從者，皆曰：“不救小而伐大，則失天下，失天下則國危，國危而主卑。”救小未必有實，則起兵而敵大矣。救小未必能存，而交大未必不有疏，有疏則爲强國制矣。出兵則軍敗，退守則城拔。救小爲從，未見其利，而亡地敗軍矣。

是故事强，則以外權市官於内；救小，則以内重求利於外，國利未立，封土厚禄至矣；主上雖卑，人臣尊矣；國地雖削，私家富矣。事成則以權長重，事敗則以富退處。人主之聽説於其臣，事未成而爵禄已尊矣。事敗而弗誅，則游説之士，孰不爲用矰繳之説，而徼倖其後？故破國亡主，以聽言談者之浮説，此其故何也？是人君不明乎公私之利，不察當否之言，而誅罰不必其後也。皆曰：“外事，大可以王，小可以安。”夫王者，能攻人者也，而安則不可攻也；强則能攻人者也，治則不可攻也。治强不可責於外，内政之有也。今不行法術於内，而事智於外，則不至於治强矣。

夫明王治國之政，使其商工游食之民少而名卑，以寡趣本務而趨末作。今近習之請行，則官爵可買；官爵可買，則商工不卑也矣。姦財貨賈得用於市，則商人不少矣。聚斂倍農，而致尊過耕戰之士，則耿介之士寡，而高價之民多矣。

是故亂國之俗：其學者，則稱先王之道以籍仁義，盛容服而飾辯説，以疑當世之法，而貳人主之心。其言古者，爲設詐稱，借於外力，以成其私，而遺社稷之利。其帶劒者，聚徒屬立節操以顯其名，而犯五官之禁。其患御者，積於私門，盡貨賂，而用重人之謁，退汗馬之勞。其商工之民，修治苦窳之器，聚沸靡之財，蓄積待時，而侔農夫之利。——此五者，邦之蠹也。人主不除此五蠹之民，不養耿介之士，則海内雖有破亡之國，削滅之朝，亦勿怪矣。

關關雎鳩，在河之洲。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。

參差荇菜，左右流之。窈窕淑女，寤寐求之。

求之不得，寤寐思服。悠哉悠哉，輾轉反側。

參差荇菜，左右采之。窈窕淑女，琴瑟友之。

參差荇菜，左右芼之。窈窕淑女，鐘鼓樂之。

采采卷耳，不盈頃筐。嗟我懷人，寘彼周行。

陟彼崔嵬，我馬虺隤。我姑酌彼金罍，維以不永懷。

陟彼高岡，我馬玄黄。我姑酌彼兕觥，維以不永傷。

陟彼砠矣，我馬瘏矣。我僕痡矣，云何吁矣。

桃之夭夭，灼灼其華。之子于歸，宜其室家。

桃之夭夭，有蕡其實。之子于歸，宜其家室。

桃之夭夭，其葉蓁蓁。之子于歸，宜其家人。

采采芣苢，薄言采之。采采芣苢，薄言有之。

采采芣苢，薄言掇之。采采芣苢，薄言捋之。

采采芣苢，薄言袺之。采采芣苢，薄言襭之。

出自北門，憂心殷殷。終窶且貧，莫之我艱。已焉哉！天實爲之，謂之何哉！

王事適我，政事一埤益我！我入自外，室人交徧讁我。已焉哉！天實爲之，謂之何哉！

王事敦我，政事一埤遺我！我入自外，室人交徧催我。已焉哉！天實爲之，謂之何哉！

靜女其姝，俟我於城隅。愛而不見，搔首踟蹰。

靜女其變，貽我彤管。彤管有煒，説懌女美。

自牧歸荑，洵美且異。匪女之爲美，美人之貽。

汎彼柏舟，在彼中河。髧彼兩髦，實維我儀。之死矢靡它。母也天只！不諒人只！

汎彼柏舟，在彼河側。髧彼兩髦，實維我特。之死矢靡慝。母也天只！不諒人只！

牆有茨，不可埽也。中冓之言，不可道也；所可道也，言之醜也。

牆有茨，不可襄也。中冓之言，不可詳也；所可詳也，言之長也。

牆有茨，不可束也。中冓之言，不可讀也；所可讀也，言之辱也。

相鼠有皮，人而無儀。人而無儀，不死何爲？

相鼠有齒，人而無止。人而無止，不死何俟？

相鼠有體，人而無禮。人而無禮，胡不遄死？

氓之蚩蚩，抱布貿絲。匪來貿絲，來即我謀。送之涉淇，至于頓丘。匪我愆期，子無良媒。將子無怒，秋以爲期。

乘彼垝垣，以望復關。不見復關，泣涕漣漣；既見復關，載笑載言。爾卜爾筮，體無咎言。以爾車來，以我賄遷。

桑之未落，其葉沃若。于嗟鳩兮，無食桑葚！于嗟女兮，無與士耽！士之耽兮，猶可説也；女之耽兮，不可説也。

桑之落矣，其黄而隕。自我徂爾，三歲食貧。淇水湯湯，漸車帷裳。女也不爽，士貳其行。士也罔極，二三其德。

三歲爲婦，靡室勞矣；夙興夜寐，靡有朝矣！言既遂矣，至于暴矣；兄弟不知，咥其笑矣！靜言思之，躬自悼矣！

及爾偕老，老使我怨。淇則有岸，隰則有泮。總角之宴，言笑晏晏，信誓旦旦，不思其反。反是不思，亦已焉哉。

投我以木瓜，報之以瓊琚。匪報也，永以爲好也。

投我以木桃，報之以瓊瑶。匪報也，永以爲好也。

投我以木李，報之以瓊玖。匪報也，永以爲好也。

彼黍離離，彼稷之苗。行邁靡靡，中心摇摇。知我者謂我心憂，不知我者謂我何求。悠悠蒼天！此何人哉？

彼黍離離，彼稷之穗。行邁靡靡，中心如醉。知我者謂我心憂，不知我者謂我何求。悠悠蒼天！此何人哉？

彼黍離離，彼稷之實。行邁靡靡，中心如噎。知我者謂我心憂，不知我者謂我何求。悠悠蒼天！此何人哉？

君子于役，不知其期。曷至哉？雞棲于埘，日之夕矣，羊牛下來。君子于役，如之何勿思！

君子于役，不日不月。曷其有佸？雞棲于桀，日之夕矣，羊牛下括。君子于役，苟無飢渴！

風雨淒淒，雞鳴喈喈。既見君子，云胡不夷？

風雨瀟瀟，雞鳴膠膠。既見君子，云胡不瘳？

風雨如晦，雞鳴不已。既見君子，云胡不喜？

坎坎伐檀兮，寘之河之干兮，河水清且漣猗。不稼不穡，胡取禾三百廛兮？不狩不獵，胡瞻爾庭有縣貆兮？彼君子兮，不素餐兮！

坎坎伐輻兮，寘之河之側兮，河水清且直猗。不稼不穡，胡取禾三百億兮？不狩不獵，胡瞻爾庭有縣特兮？彼君子兮，不素食兮！

坎坎伐輪兮，寘之河之漘兮，河水清且淪猗。不稼不穡，胡取禾三百囷兮。不狩不獵，胡瞻爾庭有縣鶉兮？彼君子兮，不素飱兮！

碩鼠碩鼠，無食我黍！三歲貫女，莫我肯顧。逝將去女，適彼樂土。樂土樂土，爰得我所。

碩鼠碩鼠，無食我麥！三歲貫女，莫我肯德。逝將去女，適彼樂國。樂國樂國，爰得我直。

碩鼠碩鼠，無食我苗！三歲貫女，莫我肯勞。逝將去女，適彼樂郊。樂郊樂郊，誰之永號？

肅肅鴇羽，集于苞栩。王事靡盬，不能藝稷黍。父母何怙？悠悠蒼天！曷其有所？

肅肅鴇翼，集于苞棘。王事靡盬，不能藝黍稷。父母何食？悠悠蒼天！曷其有極？

肅肅鴇行，集于苞桑。王事靡盬，不能藝稻粱。父母何嘗？悠悠蒼天！曷其有常？

蒹葭蒼蒼，白露爲霜。所謂伊人，在水一方。遡洄從之，道阻且長。遡游從之，宛在水中央。

蒹葭萋萋，白露未晞。所謂依人，在水之湄。遡洄從之，道阻且躋。遡游從之，宛在水中坻。

蒹葭采采，白露未已。所謂依人，在水之涘。遡洄從之，道阻且右。遡游從之，宛在水中沚。

交交黄鳥，止于棘。誰從穆公？子車奄息。維此奄息，百夫之特。臨其穴，惴惴其慄。彼蒼者天，殲我良人！如可贖兮，人百其身。

交交黄鳥，止于桑。誰從穆公？子車仲行。維此仲行，百夫之防。臨其穴，惴惴其慄。彼蒼者天，殲我良人！如可贖兮，人百其身。

交交黄鳥，止于楚。誰從穆公？子車鍼虎。維此鍼虎，百夫之禦。臨其穴，惴惴其慄。彼蒼者天，殲我良人！如可贖兮，人百其身。

豈曰無衣？與子同袍。王于興師，修我戈矛，與子同仇。

豈曰無衣？與子同澤。王于興師，修我矛戟，與子偕作。

豈曰無衣？與子同裳。王于興師，修我甲兵，與子偕行。

月出皎兮。佼人僚兮，舒窈糾兮。勞心悄兮。

月出皓兮。佼人懰兮，舒懮受兮。勞心慅兮。

月出照兮。佼人燎兮，舒夭紹兮。勞心慘兮。

七月流火，九月授衣。一之日觱發，二之日栗烈。無衣無褐，何以卒歲？三之日于耜，四之日舉趾。同我婦子，饁彼南畝。田畯至喜。

七月流火，九月授衣。春日載陽，有鳴倉庚。女執懿筐，遵彼微行，爰求柔桑。春日遲遲，采蘩祁祁。女心傷悲，殆及公子同歸。

七月流火，八月萑葦。蠶月條桑，取彼斧斨，以伐遠揚，猗彼女桑。七月鳴鵙，八月載績。載玄載黄，我朱孔陽，爲公子裳。

四月秀葽，五月鳴蜩。八月其穫，十月隕蘀。一之日于貉，取彼狐貍，爲公子裘。二之日其同，載纘武功。言私其豵，獻豣於公。

五月斯螽動股，六月莎雞振羽。七月在野，八月在宇，九月在户，十月蟋蟀入我牀下。窮窒熏鼠，塞向墐户。嗟我婦子，曰爲改歲，入此室處。

六月食鬱及薁，七月亨葵及菽。八月剥棗，十月穫稻。爲此春酒，以介眉壽。七月食瓜，八月斷壺，九月叔苴。采荼薪樗，食我農夫。

九月築場圃，十月納禾稼：黍稷重穋，禾麻菽麥。嗟我農夫，我稼既同，上入執宫功。晝爾于茅，宵爾索綯。亟其乘屋，其始播百榖。

二之日鑿冰沖沖，三之日納于凌陰。四之日其蚤，獻羔祭韭。九月肅霜，十月滌場。朋酒斯饗，曰殺羔羊。躋彼公堂，稱彼兕觥，萬壽無疆。

節彼南山，維石巖巖。赫赫師尹，民具爾瞻。憂心如惔，不敢戲談。國既卒斬，何用不監？

節彼南山，有實其猗。赫赫師尹，不平謂何？天方薦瘥，喪亂弘多。民言無嘉，憯莫懲嗟。

尹氏大師，維周之氐。秉國之均，四方是維，天子是毗，俾民不迷。不弔昊天，不宜空我師。

弗躬弗親，庶民弗信。弗問弗仕，勿罔君子。式夷式已，無小人殆。瑣瑣姻亞，則無膴仕。

昊天不傭，降此鞠訩。昊天不惠，降此大戾。君子如屆，俾民心闋；君子如夷，惡怒是違。

不弔昊天，亂靡有定。式月斯生，俾民不寧。憂心如酲，誰秉國成？不自爲政，卒勞百姓。

駕彼四牡，四牡項領。我瞻四方，蹙蹙靡所騁。

方茂爾惡，相爾矛矣；既夷既懌，如相躊矣。

昊天不平，我王不寧。不懲其心，覆怨其正。

家父作誦，以究王訩。式訛爾心，以畜萬邦。

篤公劉！匪居匪康。迺埸迺疆，迺積迺倉。迺裹餱糧，于橐于囊，思輯用光。弓矢斯張，干戈戚揚，爰方啟行。

篤公劉！于胥斯原。既庶既繁，既順迺宣，而無永歎。陟則在巘，復降在原。何以舟之？維玉及瑶，鞞琫容刀。

篤公劉！逝彼百泉，瞻彼溥原。迺陟南岡，乃覯于京。京師之野，于時處處，于時廬旅，于時言言，于時語語。

篤公劉！于京斯依。蹌蹌濟濟，俾筵俾几，既登乃依。乃造其曹，執豕于牢，酌之用匏。食之飲之，君之宗之。

篤公劉！既溥既長，既景迺岡，相其陰陽，觀其流泉。其軍三單，度其隰原，徹田爲糧。度其夕陽，豳居允荒。

篤公劉！于豳斯館。涉渭爲亂，取厲取鍛。止基迺理，爰衆爰有。夾其皇澗，遡其過澗。止旅迺密，芮鞫之即。

噫嘻成王！既昭假爾，率時農夫，播厥百穀。駿發爾私，終三十里。亦服爾耕，十千維耦。

帝高陽之苗裔兮，朕皇考曰伯庸。攝提貞于孟陬兮，惟庚寅吾以降。皇覽揆余初度兮，肇錫余以嘉名。名余曰正則兮，字余曰靈均。紛吾既有此内美兮，又重之以脩能。扈江離與辟芷兮，紉秋蘭以爲佩。汩余若將不及兮，恐年歲之不吾與。朝搴阰之木蘭兮，夕攬洲之宿莽。日月忽其不淹兮，春與秋其代序。惟草木之零落兮，恐美人之遲暮。不撫壯而棄穢兮，何不改乎此度？乘騏驥以馳騁兮，來吾道夫先路！

昔三后之純粹兮，固衆芳之所在。雜申椒與菌桂兮，豈維紉夫蕙茝？彼堯舜之耿介兮，既遵道而得路。何桀紂之猖披兮，夫唯捷徑以窘步。惟夫黨人之偷樂兮，路幽昧以險隘。豈余身之憚殃兮，恐皇輿之敗績。忽奔走以先後兮，及前王之踵武。荃不察余之中情兮，反信讒而齌怒。余固知謇謇之爲患兮，忍而不能舍也。指九天以爲正兮，夫唯靈脩之故也。曰黄昏以爲期兮，羌中道而改路。初既與余成言兮，後悔遁而有他。余既不難夫離别兮，傷靈脩之數化。

余既滋蘭之九畹兮，又樹蕙之百畝。畦留夷與揭車兮，雜杜衡與芳芷。冀枝葉之峻茂兮，願竢時乎吾將刈。雖萎絶其亦何傷兮，哀衆芳之蕪穢。

衆皆競進以貪婪兮，憑不猒乎求索。羌内恕己以量人兮，各興心而嫉妬。忽馳騖以追逐兮，非余心之所急。老冉冉其將至兮，恐脩名之不立。朝飲木蘭之墜露兮，夕餐秋菊之落英。苟余情其信姱以練要兮，長顑頷亦何傷。擥木根以結茝兮，貫薜荔之落蘂。矯菌桂以紉蕙兮，索胡繩之纚纚。謇吾法夫前脩兮，非世俗之所服。雖不周於今之人兮，願依彭咸之遺則。

長太息以掩涕兮，哀民生之多難！余雖好脩姱以鞿羈兮，謇朝誶而夕替。既替余以蕙纕兮，又申之以攬茝。亦余心之所善兮，雖九死其猶未悔！

怨靈脩之浩蕩兮，終不察夫民心。衆女嫉余之蛾眉兮，謡諑謂余以善淫。固時俗之工巧兮，偭規矩而改錯；背繩墨以追曲兮，競周容以爲度。忳鬱邑余侘傺兮，吾獨窮困乎此時也。寧溘死以流亡兮，余不忍爲此態也！

鷙鳥之不羣兮，自前世而固然。何方圜之能周兮，夫孰異道而相安！屈心而抑志兮，忍尤而攘詬；伏清白以死直兮，固前聖之所厚。

悔相道之不察兮，延佇乎吾將反。回朕車以復路兮，及行迷之未遠。步余馬于蘭皋兮，馳椒丘且焉止息。進不入以離尤兮，退將復脩吾初服。製芰荷以爲衣兮，集芙蓉以爲裳。不吾知其亦已兮，苟余情其信芳。高余冠之岌岌兮，長余佩之陸離。芳與澤其雜糅兮，唯昭質其猶未虧。忽反顧以遊目兮，將往觀乎四荒。佩繽紛其繁飾兮，芳菲菲其彌章。民生各有所樂兮，余獨好脩以爲常。雖體解吾猶未變兮，豈余心之可懲！

若有人兮山之阿，被薜荔兮帶女蘿。既含睇兮又宜笑，子慕予兮善窈窕。

乘赤豹兮從文貍，辛夷車兮結桂旗。被石蘭兮帶杜衡，折芳馨兮遺所思。余處幽篁兮終不見天，路險難兮獨後來。

表獨立兮山之上，雲容容兮而在下。杳冥冥兮羌晝晦，東風飄兮神靈雨。留靈脩兮憺忘歸，歲既晏兮孰華予？

采三秀兮於山間，石磊磊兮葛蔓蔓。怨公子兮悵忘歸，君思我兮不得閒。

山中人兮芳杜若，飲石泉兮蔭松柏。君思我兮然疑作。靁填填兮雨冥冥，猨啾啾兮狖夜鳴。風颯颯兮木蕭蕭，思公子兮徒離憂。

操吴戈兮被犀甲，車錯轂兮短兵接。旌蔽日兮敵若雲，矢交墜兮士爭先。

凌余陣兮躐余行，左驂殪兮右刃傷。霾兩輪兮騺四馬，援玉枹兮擊鳴鼓。天時墜兮威靈怒，嚴殺盡兮棄原壄。

出不入兮往不反，平原忽兮路超遠。帶長劍兮挾秦弓，首身離兮心不懲。誠既勇兮又以武，終剛强兮不可凌。身既死兮神以靈，魂魄毅兮爲鬼雄。

皇天之不純命兮，何百姓之震愆？民離散而相失兮，方仲春而東遷。

去故鄉而就遠兮，遵江夏以流亡。出國門而軫懷兮，甲之鼂吾以行。發郢都而去閭兮，怊荒忽其焉極？楫齊揚以容與兮，哀見君而不再得。望長楸而太息兮，涕淫淫其若霰。過夏首而西浮兮，顧龍門而不見。心嬋媛而傷懷兮，眇不知其所蹠。順風波以從流兮，焉洋洋而爲客。淩陽侯之氾濫兮，忽翱翔之焉薄。心絓結而不解兮，思蹇産而不釋。

將運舟而下浮兮，上洞庭而下江。去終古之所居兮，今逍遥而來東。

羌靈魂之欲歸兮，何須臾而忘反？背夏浦而西思兮，哀故都之日遠。登大墳以遠望兮，聊以舒吾憂心。哀州土之平樂兮，悲江介之遺風。

當陵陽之焉至兮？淼南渡之焉如？曾不知夏之爲丘兮，孰兩東門之可蕪？心不怡之長久兮，憂與愁其相接。惟郢路之遼遠兮，江與夏之不可涉。忽若去不信兮，至今九年而不復。慘鬱鬱而不通兮，蹇侘傺而含慼。

外承歡之汋約兮，諶荏弱而難持。忠湛湛而願進兮，妬被離而鄣之。堯舜之抗行兮，瞭杳杳而薄天。衆讒人之嫉妬兮，被以不慈之僞名。憎愠惀之脩美兮，好夫人之忼慨。衆踥蹀而日進兮，美超遠而逾邁。

亂曰：曼余目以流觀兮，冀壹反之何時？鳥飛反故鄉兮，狐死必首丘。信非吾罪而棄逐兮，何日夜而忘之？

屈原既放三年，不得復見。竭知盡忠，而蔽鄣於讒。心煩慮亂，不知所從。乃往見太卜鄭詹尹曰：“余有所疑，願因先生決之。”詹尹乃端策拂龜，曰：“君將何以教之？”

屈原曰：“吾寧悃悃款款朴以忠乎？將送往勞來斯無窮乎？寧誅鋤草茅以力耕乎？將遊大人以成名乎？寧正言不諱以危身乎？將從俗富貴以媮生乎？寧超然高舉以保真乎？將哫訾栗斯喔吚儒兒以事婦人乎？寧廉潔正直以自清乎？將突梯滑稽如脂如韋以絜楹乎？寧昂昂若千里之駒乎？將氾氾若水中之鳧，與波上下，偷以全吾驅乎？寧與騏驥亢軛乎？將隨駑馬之迹乎？寧與黄鵠比翼乎？將與雞鶩爭食乎？此孰吉孰凶？何去何從？世溷濁而不清：蟬翼爲重，千鈞爲輕；黄鐘毁棄，瓦釜雷鳴；讒人高張，賢士無名。吁嗟默默兮，誰知吾之廉貞！”

詹尹乃釋策而謝，曰：“夫尺有所短，寸有所長；物有所不足，智有所不明；數有所不逮，神有所不通。用君之心，行君之意，龜策誠不能知此事。”

屈原既放，遊於江潭，行吟澤畔；顏色憔悴，形容枯槁。漁父見而問之曰：“子非三閭大夫與？何故至於斯？”

屈原曰：“舉世皆濁我獨清，衆人皆醉我獨醒，是以見放。”

漁父曰：“聖人不凝滯於物，而能與世推移。世人皆濁，何不淈其泥而揚其波？衆人皆醉，何不餔其糟而歠其醨？何故深思高舉，自令放爲？”

屈原曰：“吾聞之：新沐者必彈冠，新浴者必振衣。安能以身之察察，受物之汶汶者乎？寧赴湘流，葬身於江魚之腹中，安能以皓皓之白，而蒙世俗之塵埃乎？”

漁父莞爾而笑，鼓枻而去。歌曰：“滄浪之水清兮，可以濯吾纓；滄浪之水濁兮，可以濯吾足。”遂去，不復與言。